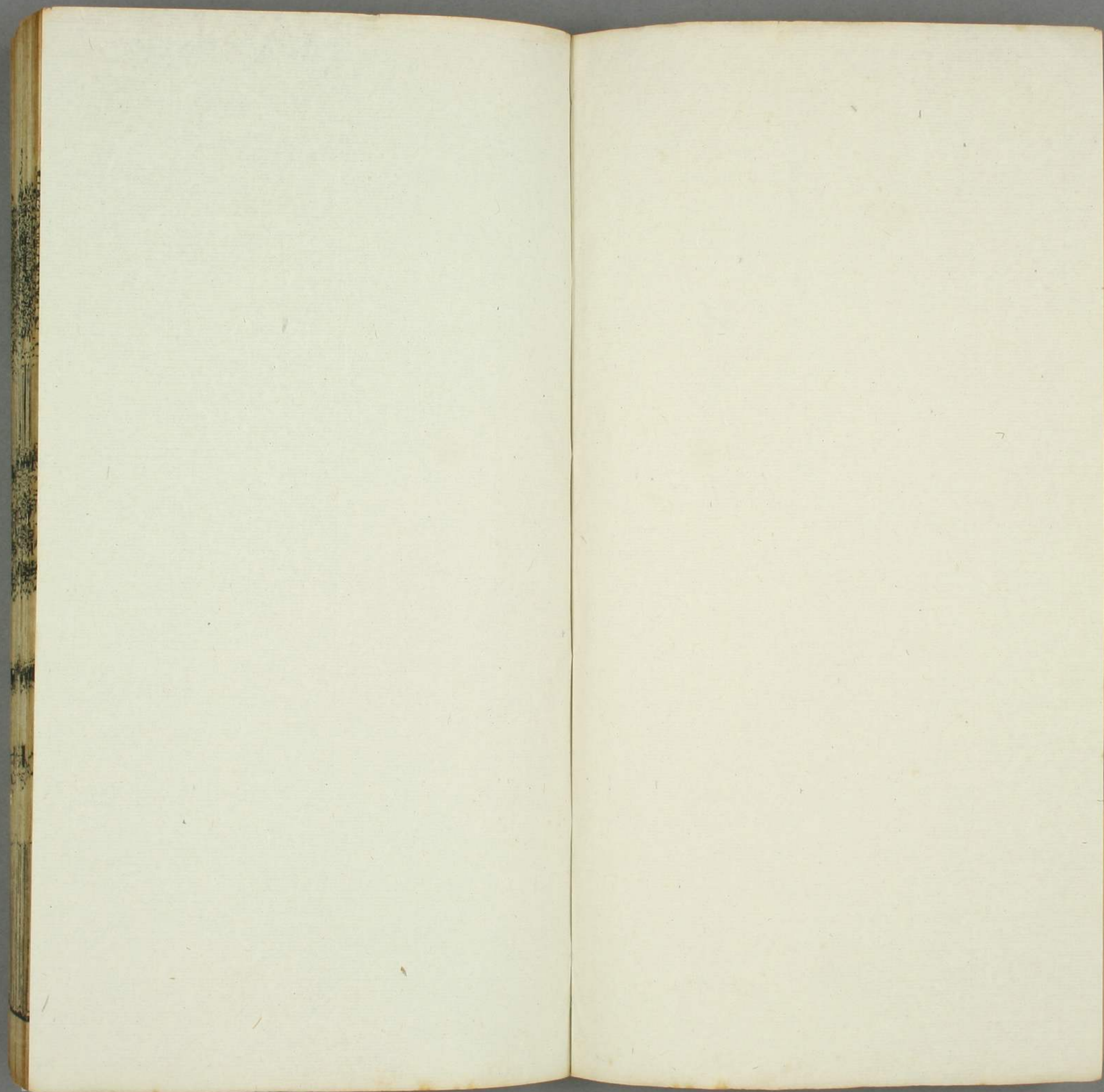


卷九十一之九十四
宗廟

7年4
1046
29





昭明也穆美也後以晉室其制皆在中門之左外為都宮內
 諱昭故學者改昭為韶
 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晉博士
 天子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為宗亦百世不遷宗亦曰世
 鄭注周禮守祧曰宗亦曰祧亦曰世室周禮有守祧之官鄭
 氏曰遠廟為祧周為文武之廟遷王藏焉又曰遷王所藏曰
 祧先公之遷主藏于太祖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
 之廟群穆於文群昭於武明堂位有文世室武世室鄭氏曰
 世室者不昭二穆為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毀而遷遷
 昭常為昭穆常為穆昭之親穆之親昭穆親盡則毀而遷遷
 昭則附于昭及祖在穆如故穆親盡則毀而遷遷昭則附于
 昭者為魯祖自次朝遷而自近朝遷其祖於昭於穆於昭者
 五世而親盡故也其穆之兩朝如故不動其於昭於穆於昭
 為高祖其近朝於主祭者為兩朝如故不動其於昭於穆於昭
 朝而遷遷其上放此九殿廟遷主改塗易檐示有所遷非盡
 毀也見穀諸侯則無二宗大夫又無二廟其遷毀之次則與
 天子同但毀廟之主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謂祔于祖

父者也爾禮云若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
 后援為太祖不可以為父尸鄭玄云以孫與祖同也周制自
 十三世至王季復為昭十世至文王又為穆十五世至武
 王復為昭故書稱文王為穆考詩稱武王為昭考而在氏傳
 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既仲既叔王季之穆也又曰管蔡
 魯衛文之昭也邦晉應韓武之穆也蓋其次序一定百世不
 易雖文王在右武王在左嫌於倒置而別有所謂門垣足以
 各全其尊初不三代之制其詳雖不得聞然其大畧不過如
 此漢承秦敝不能深考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為
 都宮以序昭穆韋元成傳云宗廟異處昭穆不序但考周制
 制亦不得為與漢亦貢禹韋元成康衡之徒雖欲正之而終
 無甚異未詳其說
 不能盡合古制旋亦發罷後漢明帝又欲遵儉自抑遺詔毋
 起寢廟但藏其主於光武廟中更衣別室其後章帝又復如
 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之廟皆為同堂異室之制見後漢
 祭祀志又云其後積多無自是以來更歷魏晉下及隋唐其
 別而顯宗但為寢廟之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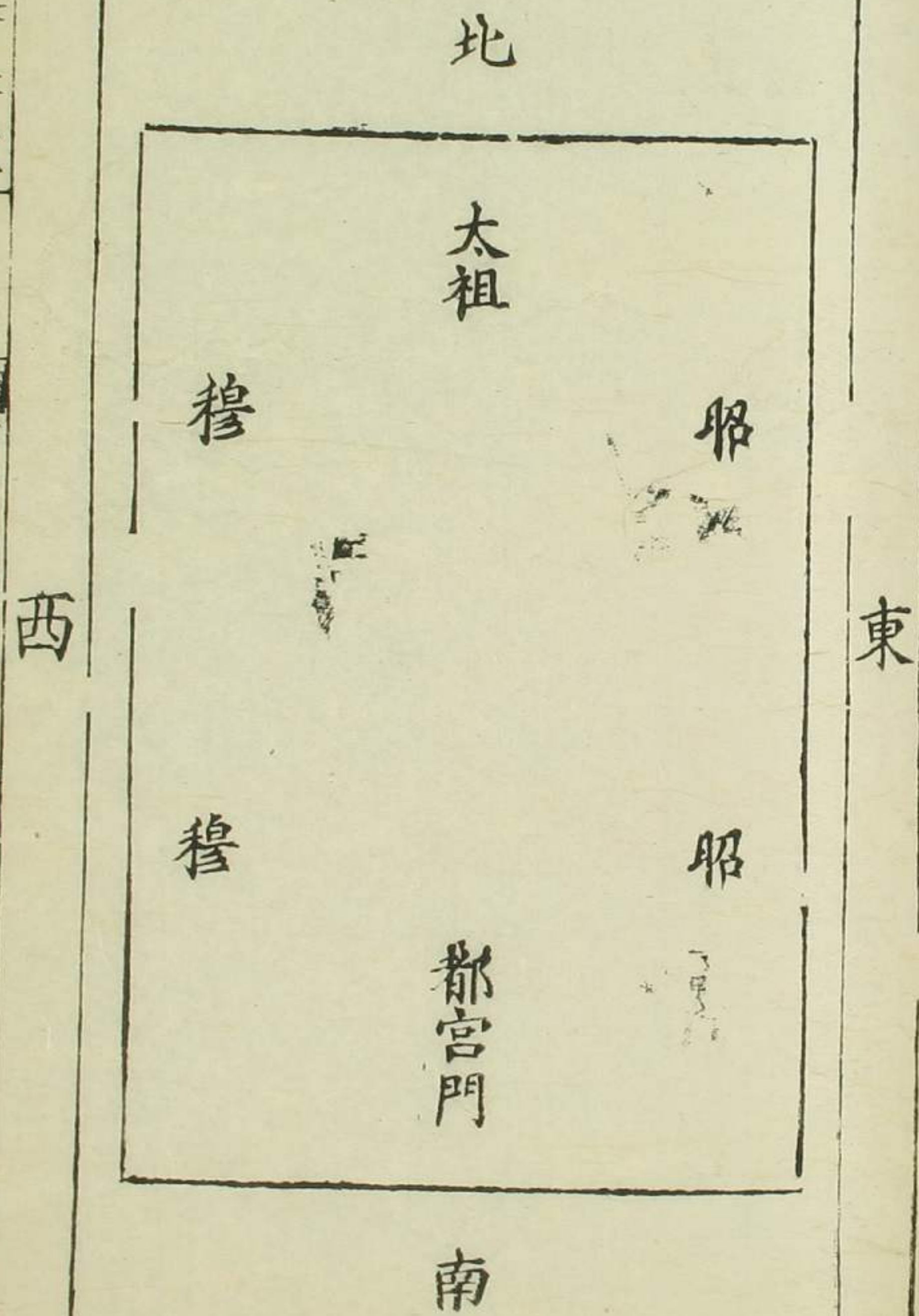
三廟考卷之二 宗廟考 七
間非無奉先思孝之君，據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所裁正。其弊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子孫，而更僻處於一隅，既無以見其為七廟之尊，群廟之神，則又上厭祖考，而不得自為一廟之主。以人情而論之，則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沒祭一室，不過尋丈之間，甚或無地以容鼎俎，而陰損其數。孝子順孫之心，於此宜亦有所不安矣。肆我神祖，始獨慨然深詔儒臣，討論舊典，蓋將以遠迹三代之隆，一正千古之繆，甚盛舉也。不幸未及營表，世莫得聞，秉筆之士，又復不能特書以詔萬世。今獨具見於陸氏之文者，為可考耳。然其所論昭穆之說，亦未有定論。圖說獨原廟之制，外為都宮，而各為寢門垣，乃為近古。但其禮本不經儀，亦非古。故儒者得以議之，如李清臣所謂畧于七廟之室，而為祠於佛老之側，不為木主而為之。

之象，不為禘祫蒸嘗之祀，而行一酌奠之禮，楊時所謂舍二帝三王之正禮，而從一繆妄之叔孫通者，其言皆是也。然不知其所以致此，則由於宗廟不立，而人心有所不安也。不議復此，而徒欲廢彼，亦安得為至當之論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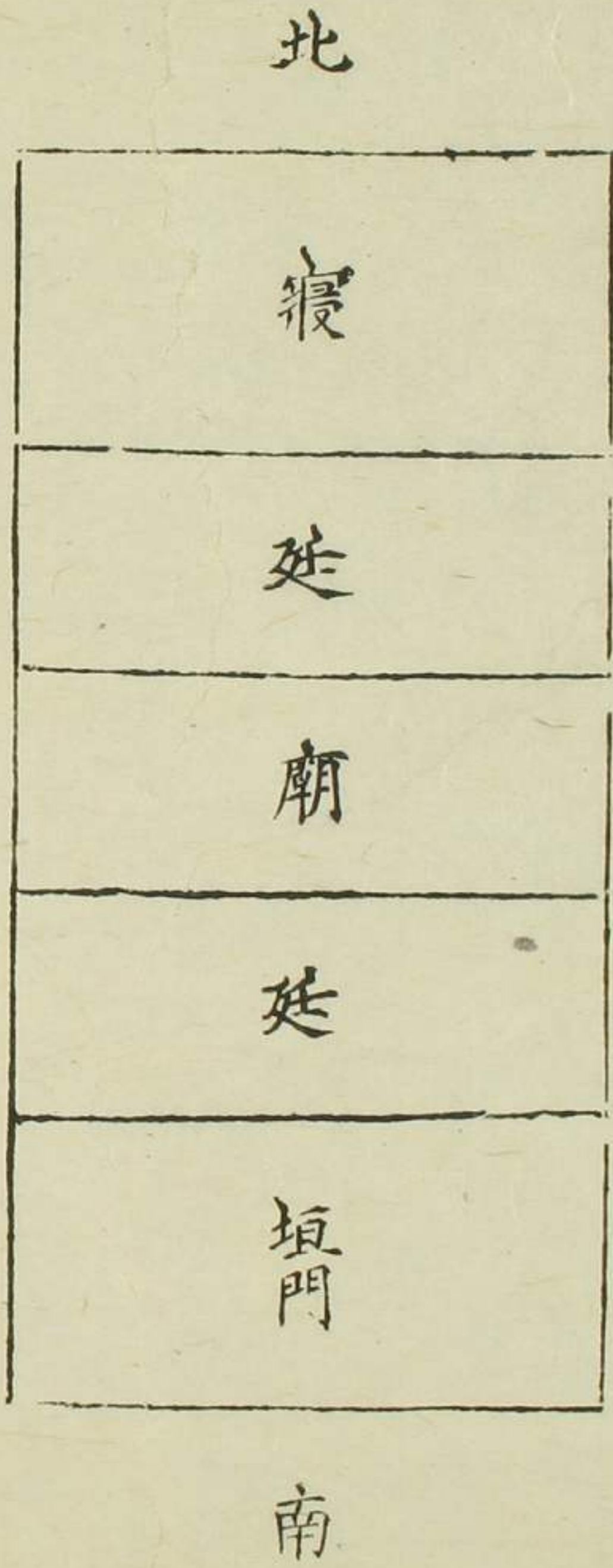
又曰：今公私之廟，皆為同堂異室，以西為上之制，而無左昭右穆之次。一有遷遷，則群室皆遷，而新死者當入于其禰之故室矣。此乃禮之大節，與古不同，而為禮者猶執祔于祖父之文，似無意義，然欲遂變而祔于稱廟，則又非愛禮存羊之意。竊意與其依違牽制，而均不免為失禮，曷若獻議于廟，盡復公私之廟，皆為左昭右穆之制，而一洗其繆之為快乎。又論漢同堂異室廟，及原廟曰：五峯胡仁仲論漢文帝之短喪，其不在文帝而景帝當任其責，予於不起寢廟之詔，則以為

明帝固不得為無失然使章帝有魏顯之孝其群臣有宋仲
 幾楚子囊之忠則於此必有取矣况以一時之亂命而壞千
 古之彝制其事體之輕重又非如王子之所正者而已耶然
 古今諸儒未有斥其非者而徒知論惠帝叔孫通作原廟之
 罪夫原廟誠不當作要必復古宗廟之制然後可得而議爾
 或曰周公祀文王武王於洛邑非原廟耶曰此固禮之變也
 然設於別都而不設於京師及所幸郡國又不聞其以果獻
 之饗禮施焉則亦與漢異矣。又語錄曰如今士大夫家都
 要理會古禮今天下有二件極大底事恁地循襲其一是天
 地同祭於南郊其一是太祖不特立廟與諸祖同一廟
 又曰天地合祭於南郊及太不別立廟室十五六百年無人
 整理

韋元成王者五廟圖



廟制圖



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
為太祖以下五世而迭毀毀廟
之主藏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

韋元成等周廟圖

昭 武王世室

昭

昭

太祖 后稷

穆 文王世室

穆

穆

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
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

劉歆宗無數圖

武世室

昭

昭

昭

太祖

后

文世室

穆

穆

昭

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殷有三宗周公舉之以勸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數也

朱子曰劉歆說文武為宗不在七廟數中此說是又曰商之三宗若不是別立廟只是親廟時何不胡亂將三箇來立如何恰限取祖甲太戊高宗為之那箇祖有功宗有德天下後世自有公論不以揀擇為嫌所以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那箇好底自是合當宗祀如何毀得如今若道三宗只是親廟則是少了一箇親廟了

周世數圖

后	不密	公劉	皇傑	毀諭	高圉	公叔	王季
武	康	康	康	康	康	康	康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周七廟圖

稷	高圉	公叔	公季	文王時
上	上	上	上	上
亞	亞	亞	亞	亞
上	上	上	上	上
藏	藏	藏	藏	藏
主	主	主	主	主
大	大	大	大	大
王	王	王	王	王
文	文	文	文	文
王	王	王	王	王
時	時	時	時	時

周九廟圖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文武	文武	文武	文武	文武	上王	上大	上公	上張	上高	上公
成康	成康	成康	成康	成康	藏季	藏王	藏叔	藏圍	藏圍	藏非
昭	昭	昭	昭	昭	王季	大王	大公	亞公	亞公	高圍
共	昭	昭	昭	昭	武王	武王	武王	武王	武王	公叔
厲	厲	厲	厲	厲	昭	昭	昭	昭	昭	王季
宣	厲	夷	孝	懿	共	共	共	共	共	武王
宣王時	厲王時	夷王時	孝王時	懿王時	共王時	穆王時	昭王時	康王時	成王時	武王時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文武	文武	文武	文武	文武	文武	文武	文武	文武	文武	文武	上王	上大	上公	
成康	成康	成康	成康	成康	成康	成康	成康	成康	成康	成康	藏季	藏王	藏叔	
昭	昭	昭	昭	昭	昭	昭	昭	昭	昭	昭	王季	大王	大公	
共	共	共	共	共	共	共	共	共	共	共	武王	武王	武王	
厲	厲	厲	厲	厲	厲	厲	厲	厲	厲	厲	昭	昭	昭	
幽	宣	厲	夷	孝	懿	共	共	共	共	共	穆	昭	康	
幽王時	宣王時	厲王時	夷王時	孝王時	懿王時	共王時	共王時	共王時	共王時	共王時	穆王時	昭王時	康王時	成王時

稷

文武

康成

昭穆

共懿

孝夷

厲宣

幽王時

朱子曰韋玄成劉歆廟數不同班固以歆說為是今亦未能決其是非姑兩存之至於遷毀之序則昭常為昭穆常為穆假令新死者當祔昭廟則毀其高祖之廟而祔其主於左祧遷其祖之主于高祖之故廟而祔新死者于祖之故廟即當祔於穆者其序亦然蓋祔昭則群昭皆動而穆不移祔穆則群穆皆移而昭不動故震之明日祔于祖父蓋將代居其處故為之祭以告新舊之神也今以周室世次為圖如右所謂高祖以上親盡當毀震之明日祔于祖父者也元豐議禮何洵直張璪以此為說而陸佃非之曰昭穆者父子之號昭以明下明下為義穆以恭上為義方其為父則稱昭取其昭以明下也方其為子則稱穆取其穆以恭上也豈可膠哉壇立於右

禪立於左以周制言之則大王親盡去右壇而為禪王季親盡去左祧而為壇左右遷徙無嫌又曰顯考王考廟與左祧為昭皇考廟與右祧為穆如曰成王之世武王為昭文王為穆則武不入考廟而入王考廟矣此皆為說之誤殊不知昭穆本以廟之居東居西主之向南向北而得名初不為父子之號也必曰父子之號則穆之子又安得復為昭哉壇禪之左右亦出先儒一時之說禮經非有明文也政使果然亦為去廟之後主藏夾室而有禱之祭且壇禪又皆一而已昭不以越壇而徑禪穆不可以有壇而無禪故迭進而無嫌非若廟之有昭穆而可以各由其序而遷遷也又况昭穆之分自始封以下入廟之時便有定次後雖百世不復移易而其尊卑則不以是而可紊也故成王之世文王當移而不害其

尊於武王為昭而不害其卑於文非謂之昭即為王考謂
之穆即為考廟也且必如佃說新死者必入穆廟而自其父
以上穆遷於昭昭遷於穆祔一神而六廟皆為之動則其祔
也又何不直祔於父而必隔越一世以祔于其所未應入之
廟乎佃又言曰假令甲於上世之次為穆今合堂同食實屬
父行乙於上世之次為昭今合堂同食實屬子行則申宜為
昭乙宜為穆豈可遠引千歲以來世次覆令甲為右穆乙為
左昭以紊父子之序乎此亦不曉前說之過也蓋昭穆之次
既定則其子孫亦以為序禮所謂昭與昭穆穆與穆皆傳所
謂大王之昭王季之穆文之昭武之穆者是也如必以父為
昭而子為穆則泰伯虞仲乃大王之父而文王反為穆魯
衛之子矣而可乎哉且一昭穆也既有上世之次又有今世

之次則所以存其子孫者無乃更不定而徒為紛紛乎曰然
則廟之遷次如圖可以見子孫之序如佃所駁得無真有難
處者耶曰古人坐次或以西方為上或以南方為上未必以
左為尊也且又安知不如時裕之位乎周太裕及時裕圖見于裕祭禮
守祧掌守先王之廟祧註疏見下若將祭祀其廟則有司脩
除之其祧則守祧黜聖之黜於糾反鄭音幽聖為路反或為洛本
司宗伯也脩除黜聖互言之有司恒主脩除守祧恒主黜聖鄭司
農云黜讀為幽黑也聖白也爾雅曰地謂之黜牆謂之聖疏曰
九廟舊皆脩除黜聖祭更脩除黜聖示新之敬也今
將祭而云脩除知祭此廟也遷主藏於祧春官
寢之埽除糞洒之事五寢五廟之寢也周天子七朝唯祧無寢詩
曰掃埽前曰拚洒灑也鄭司農云洒當為灑祭祀脩寢
拚方問反疏曰必須寢者祭在廟寢在寢祭祀脩寢
事焉月令九新物先薦寢廟疏曰薦只在寢不在
廟連廟言者欲見是廟之寢非生人之寢也夏官
傳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榑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弄天

子之廟飾也從專悅反復音福重平聲檐以占反刮古八反

刻博為山也剗摩也擗屬謂夾戶窻也每室八窻為四達反

禮君尊於兩楹也出尊當尊南也准兩君為好既獻反爵於其上

受主奠于上焉擗音博又史麥反一旁各反徐溥歷反字林平

上為之矣擗音博又史麥反一旁各反徐溥歷反字林平

反為好呼報謂反擗音博又史麥反一旁各反徐溥歷反字林平

斗拱藻統者謂反擗音博又史麥反一旁各反徐溥歷反字林平

麗壁故云重擗音博又史麥反一旁各反徐溥歷反字林平

達御者達通也擗音博又史麥反一旁各反徐溥歷反字林平

戶通達故曰達擗音博又史麥反一旁各反徐溥歷反字林平

尊者尊在兩楹間擗音博又史麥反一旁各反徐溥歷反字林平

舉也為高也擗音博又史麥反一旁各反徐溥歷反字林平

刻於屏樹為雲氣蟲獸也擗音博又史麥反一旁各反徐溥歷反字林平

子廟飾也擗音博又史麥反一旁各反徐溥歷反字林平

為角浮思也擗音博又史麥反一旁各反徐溥歷反字林平

故隅闕上皆有之擗音博又史麥反一旁各反徐溥歷反字林平

。明堂位。清廟茅屋。擗音博又史麥反一旁各反徐溥歷反字林平

措之廟立之主曰帝疏曰主用木五經異義云主狀正

天神曰帝今號此主同於天神故題稱帝云武帝亦不知其

何帝獨司馬遷史記載夏殷之王皆以帝名者惟易稱帝乙亦不知其

孔子曰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

國與祿祭於祖為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

取群廟之主而藏之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

古壽考者之號與孔子同時藏諸主於祖廟象有凶事者聚也

卒哭成事先附之祭名也疏曰卒哭主各反其廟者為明日

宗廟考

十五

依人祫祭于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蹕止行者
 者也。祫祭于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蹕止行者
 天子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出廟者謂出已廟而性太祖廟入廟必
 者謂從太祖廟而入太廟則不須蹕。曾子問曰喪有二孤
 也似壓於尊者若主喪及去國無蹕也。曾子問曰喪有二孤
 廟有二主禮歟。有之。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常禘郊社尊
 無二上未知其為禮也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為主以行及反
 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疏曰亟數也為假也言作假
 二主也舉兵謂南伐楚北伐山。昭公十八年宋衛鄭災左
 氏曰鄭子產使祝史徙主柘於周廟告于先君柘廟主石函周
 大災故合群主於祖廟易後護。疏曰每廟木主皆以石亟盛
 之當祭則出之。事畢則納於函藏於廟之北壁之內所以辟火
 災也。鄭文二年傳云鄭祖厲王廟也。
 故知鄭之周廟是厲王廟也。

右主

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尸

與昭穆同也。疏曰九稱禮曰者皆舊禮語也。曾子問云祭成喪
 者必有尸也。必以孫為尸則使同姓之少者謂無服則取於同姓
 有抱孫之法也。言無孫則取於同姓之少者謂無服則取於同姓
 祭統云天子至士皆裸。尸是謂侯也。士禮少牢。大夫禮並皆
 各以其服授尸。是謂侯也。士禮少牢。大夫禮並皆用同姓之
 嫡以祭。統云祭尸之道。孫有尸也。天子以下宗廟之祭皆用
 北而事之。注云祭尸之道。孫有尸也。天子以下宗廟之祭皆用
 適孫也。天子諸侯大夫祭皆用適孫。祭尸也。天子以下宗廟之
 也。雖取孫列用。卿大夫祭皆用適孫。祭尸也。天子以下宗廟之
 是也。言倫明。非已祭。祭尸也。天子以下宗廟之祭皆用適孫。
 皆取無爵者。無爵者。謂人與。皆得為尸。疏曰大夫士祭皆用
 取卿大夫。有爵者。謂人與。皆得為尸。疏曰大夫士祭皆用
 八年。士祭皆用適孫。祭尸也。天子以下宗廟之祭皆用適孫。
 為尸。大夫祭皆用適孫。祭尸也。天子以下宗廟之祭皆用適孫。
 以。大夫祭皆用適孫。祭尸也。天子以下宗廟之祭皆用適孫。
 夫為之。孫為王父尸所使為尸者於祭者子行也。子行猶子列
 孫列皆取於同姓。為。為人子者祭祀不為尸。尊者之。為。其失子
 之適孫也。祭統。為。為人子者祭祀不為尸。尊者之。為。其失子
 父者。疏曰尸代尊者之。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孔子曰祭成
 喪者必有尸。尸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

以其成人或儀既備有為人父之道不可無尸。詳見宗廟祭儀條。舉罕角詔安尸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后坐也。尸神象也。祝將命也。受他果反。安坐也。將祭之祝則詔主人拜安尸使之坐尸即至尊之坐。或時不自安則以拜安之也。天子奠俎諸侯奠角古謂夏時也。郊特牲夏立尸而卒祭。夏禮尸有殷坐尸。周坐尸。詔侑武。其禮亦然。其道一也。侑音又武音無。言此亦周所因於殷也。武當為無聲為也。孝子就養無方。養羊讓反。周旅酬六尸。旅之相酌也。后稷之尸發爵不受而不迎尸。見宗廟篇下祭禮微義。

朱子曰：神主之位東向，尸在神主之北。又曰：古人用尸本與死者是一氣，又以生人精神去交感他那精神，是會附著他散享。又曰：古人立尸必隔一位，孫可以為祖，尸子不可以為父，尸以昭穆不可亂也。或問：古人合祭時每位有尸，否曰：固是。周家旅酬六尸，是每位各有尸也。古者主人獻尸，尸酢主人，問元禮猶如此，每位一獻畢，則尸便酢主人，主人受酢已，又獻第二位，不知是甚時緣甚事，後廢了，則本朝都把這樣禮數併省了。又曰：古人不用尸，則有陰厭書儀中所謂闔門垂簾是也，欲使神靈厭飲之也。又曰：杜佑說上古時中國與夷狄一般，後世聖人改之，有未盡者，尸其一也。蓋今蠻夷洞中亦有此，但擇美丈夫為之，不問族類。事見杜佑未楊氏曰：愚按曲禮孫為王父尸，疏云新喪虞祭之時，男女各立尸，故士虞禮云男男尸，女女尸，至祔祭之後，正用男之一尸，以其祔祭漸吉故也。允吉祭祇用一尸，故祭統云設同几是也。又按司几筵每敦一几，注云周禮雖合葬及同特在殯，皆具几體，實不同祭於廟，同几精氣合。

右尸

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朝謂太祖之廟及三

祧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王之廟

服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王之廟

服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王之廟

服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王之廟

服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王之廟

服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王之廟

服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王之廟

服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王之廟

服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王之廟

服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王之廟

服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王之廟

服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王之廟

服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王之廟

服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王之廟

服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王之廟

服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王之廟

服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王之廟

服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王之廟

服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王之廟

服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王之廟

服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王之廟

服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王之廟

服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王之廟

服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王之廟

服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王之廟

服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王之廟

服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王之廟

服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王之廟

服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王之廟

服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王之廟

服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王之廟

服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王之廟

服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王之廟

服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王之廟

服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王之廟

服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王之廟

服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王之廟

傳桓公二年取御大鼎于宋納于太廟左氏曰非禮也臧哀伯

右宗廟守藏

文獻通考卷九十一

宗廟考

藏焉若有大祭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玉鎮大寶器
上春釁寶鎮及寶器上春孟春也釁謂殺牲以血也
遷寶則奉之奉猶送也
同也

傳桓公二年取御大鼎于宋納于太廟左氏曰非禮也臧哀伯
諫不聽。襄公六年齊侯滅萊獻萊宗器于襄宮
右宗廟守藏
文獻通考卷九十一
宗廟考
十八

文獻通考卷之九十二

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宗廟考

秦二世元年下詔增始皇寢廟犧牲及山川百祀之禮令群臣議
 尊始皇廟群臣皆頓首言曰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二雖萬
 世世不軼毀今始皇為極廟四海之內皆獻貢職增犧牲禮咸備
 毋以加先王廟或在西雍今岐州雍縣或在咸陽天子儀當獨奉酌祠
 始皇廟自襄公以下軼毀所置九七廟群臣以禮進祠以尊始皇
 廟為帝者祖廟

漢高祖十年秋七月太上皇帝崩葬萬年八月令諸侯王皆立太
 上皇廟于國都

班固贊曰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劉涉魏而

東遂為豐公豐公蓋太上皇父其遷曰淺墳墓在豐鮮焉及
高祖即位置祠祀官則有秦晉梁荆之巫應劭曰先人所祀之國悉致祠巫祀
博永神靈之意也文穎曰巫掌神之位次者也先氏世事於晉故祠祀有晉巫范會支庶留秦為劉氏故有秦巫劉氏隨魏郡大梁故有梁巫後徙世祠天地綴之以祀豈不信哉
豐屬荆故有荆巫也
不絕也

按漢高帝承秦之敝禮制隨廢既即天子位而七廟未堂立至太上皇崩始詔郡國立廟而皇祖以上無聞焉班史

高紀贊始有豐公之名且言致祠祀有秦晉荆梁之巫觀注家所言則是自晉而秦自秦而梁自梁而荆似各有祖廟各有巫以主其祀事然郊祀志言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君巫社巫祠族人炊之屬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屬荆巫祠堂下巫先

司命施糜之屬注見雜祠門則諸巫所掌者乃祀典神祇之祠非祖廟也所謂世祠天地綴之以祀者豈是以諸祖配諸神而祠之而各處有巫主其事耶不可得而詳也

惠帝即位令郡諸侯王立高廟

四年帝為東朝長樂宮孟康曰朝太廟於長樂宮及間往師古曰非大朝數蹕煩民師古曰妨其往來也作復道方築武庫南如淳曰作復道方始築武庫南也師古曰復道者方曰反

叔孫通因請問師古曰請空際之時不欲對衆言之曰陛下何自築復道高帝寢衣

冠月出游高廟應劭曰持高廟中衣月且以游於衆廟已而復之
傳曰高祖之衣冠歲在官中之寢三月出遊其道正值今之所作復道下故言乘宗廟道上行也晉灼曰黃圖高廟在長安城門街東寢在廷宮北服言衣藏於廟中如言宮中皆非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未允也謂從高帝陵寢出衣冠游於高廟每月一為之漢制則然而後之學者不曉其意謂以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

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

文獻通考卷之三
宗廟考
下為原廟原重也先已有廟今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宗廟大
孝之本更立之故云重也上乃詔有司立原廟

致堂胡氏曰天子七廟致其誠敬足矣而又作原廟云益廣大孝之本則通之妄也其言曰人主無過舉有七廟又作原廟非過舉乎且衣冠出游於禮何據中庸記宗廟之禮陳其宗器設其裳衣非他所也謂廟中也非他時也謂祭祀之時也今以死者衣冠月出游之於禮褻矣然則通所以諫帝者無一而當則不若帝以數蹕煩民而築復道之為是也使後世有致隆於原廟而簡於太廟者則通說啓之矣

楊氏曰叔孫通既諫漢惠帝作復道又請以復道為原廟益廣大孝之本以一時率爾之言立千萬世不易之制其言欲益廣大孝之本不知宗廟之輕自此始也夫宗廟之禮貴乎

嚴而不欲其褻人主事宗廟之心欲其專不欲其分既有宗廟又有原廟則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心有所分矣宗廟之體極乎嚴原廟之體幾乎褻人情常憚於嚴而安於褻則藏祀之禮反移於原廟故宗廟之禮雖重而反為虛文矣如李清臣所謂略于七廟之室而祠於佛老之側窮土木之巧殫金碧之彩作于盛暑累月而後成費以十鉅萬禮官不議而有司不言及其成也不為木主而為之象不為禘祫烝嘗之禮而行一酌之奠之禮又揚時所謂舍二帝三王之正禮而從一繆妄之叔孫通是也抑又有大不安於心者聖明相繼仁孝愛敬之至通乎神明而宗廟之禮未嘗親祀祇遣大臣攝行時享夫豈仁聖之本心哉蓋既有宗廟又有原廟則心分而不專未既有所重則本必有所輕其勢然也

先公曰成周之制不惟鎬京有廟岐周洛邑皆有焉于周受命自召祖命是岐周有廟也蓋岐是周之所起有舊廟在焉周公城洛邑祀**文王**是洛邑有廟也蓋營洛而特為廟焉先王立廟未有無故者亦未嘗立兩廟於京師

五年帝思**高祖**之悲樂沛以沛宮為**高祖**廟高祖所教歌兒百二十人皆令為吹樂後有闕輒補之

漢舊儀高廟蓋地六頃三十畝四步堂上東西五十步南北三十步祠日立九旗堂下撞千石鐘十枚聲聞百里寢廟者象生有衣冠履帶几杖起居日四上食卧床帷帳原宗廟者朝廷行大禮封拜諸侯王酌金原宗廟在北城外游衣冠嘗百菓

文帝四年作**頹成廟**服虔曰頹在長安城南文帝作應邵曰文帝不日成之故曰頹成如淳曰身有而為廟若尚書之頹命也景帝廟號德陽武帝廟號龍興昭帝廟號祁祁宣帝廟號樂游元帝廟號長壽成帝廟號陽也

景帝元年冬十月詔曰蓋聞古者祖有功宗有德師古曰祖始也始受命也宗尊也制禮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酌張晏曰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酌酌之言純也至武帝時因釀醇酒也味厚故以之而酌宗廟也師古曰酌三重舞也舞也師古曰武德高舞也五行周舞也武德者其舞人執于成文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衣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

孝惠廟酌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張晏曰孝文十傳令遠近若一除誅謗去囚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遂群生遂成也者欲不受獻音音罪人不祭蘇林曰刑不及妻子不誅亡罪不私其利也除官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朕既不敏弗能勝識師古曰敏勝識盡知之也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師古曰上帝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明象乎日月而廟樂不稱

朕甚懼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
功德施于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
具禮儀奏丞相臣嘉等奏曰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
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謹議世功莫大於高
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
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
各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所獻祖
宗之廟張晏曰王及列侯侍祠宗廟皆為侍祠師古曰張請宣布天
下制曰可

中元四年春三月起德陽宮臣贊曰是景帝廟也帝自

武帝建元六年春二月遼東高廟災夏四月高園便殿火師古曰

殿便室便坐者皆非正大之處所以就便安也園者於陵上作之
既正寢以象平生正殿又立便殿為休息開宴之處耳說者不
曉其意乃解云便殿便室皆是正名斯大惑矣尋

董仲舒對曰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按春秋魯定公哀公時

李氏之惡已熟而孔子之聖方盛夫以盛聖而易熟惡季孫

雖重魯君雖輕其勢可成也故定公二年兩觀災哀公三年

桓宮墜宮災四年亳社災兩觀桓墜廟亳社四者皆不當立

天皆燔其不當立者以示魯欲其去亂臣而用聖人也今高

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毀不當居陵旁於禮亦不當立與魯所

災同天災若語陛下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最甚者忍而

誅之如吾燔遼東高廟迺可視近臣在國中處旁及貴而

不正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園毀乃可云爾在外而不正者

雖貴如高廟猶災燔之况諸侯乎在內而不正者雖貴如高

廟

園殿猶燔災之况大臣乎此天意也

西山真氏曰仲舒對策言天人相與之際以為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又謂人君所為美惡之極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皆藥石之至言也至火災之對則傳會甚矣况又導人主以誅殺與前所謂尚德不尚刑者何其自相戾耶夫親戚之驕僭近臣之專橫夫豈無道以裁制之豈必誅殺而後快哉史稱仲舒居家推談其意草藁未上主父偃窮其書奏馬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其後淮南衡山反上思仲舒前言使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詎顛斷於外不請既還事上皆是之史又言淮南衡山江都謀反迹見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坐死者數萬人夫謀反不過數人而坐死者若是其衆豈非仲舒前言有以發帝之忍心與

按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陵旁此正論也春秋桓宮僖宮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公羊傳亦謂毀廟不當復立故災若引是為對革正宗廟之重複褻慢不如禮者以明尊無二上之義則不至流傳元成之時樂因循而憚改作以來衆議之紛紛矣今捨所當言而他及其非所宜何哉

宣帝本始二年詔曰朕以眇身奉承祖宗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履仁義選明將討不服匈奴遠邁平氏羗昆明南越百蠻鄉風款塞來享建太學修郊祀定正朔協音律封泰山塞宣房符瑞應寶鼎出白麟獲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其議奏有司奏請

宜加尊號六月庚午尊孝武廟為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應劭曰宣帝復來昭德之舞為盛德舞以尊世宗廟也諸帝廟皆常奏文始四時五行舞也天子世世獻武帝巡狩所幸之郡國皆立廟

時詔列侯二千石博士議群臣大議庭中皆曰宜如詔書長信少府夏侯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夷廣土斥境之功能然多殺士眾竭民財力奢泰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半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未復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議已出口雖死不悔於是丞相義御史大夫廣明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下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尊孝武廟為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下世世獻納以明盛德武帝巡守所

幸郡國九四十九皆立廟如高祖太宗焉

元帝永光四年十月罷祖宗廟在郡國者

五年毀太上皇孝惠皇帝寢園廟

建昭元年罷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園

時祖宗廟在郡國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師古曰六十八者郡國之數也而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

旁立廟師古曰悼皇考者宣帝之父即史皇孫并為百七十六又園中各有寢便殿如淳曰黃圖高廟有便殿是中央正殿也師古曰如說非也九言便殿便室者皆非正大之處寢者陵上正殿若平生靈便矣便殿者寢側之便殿耳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

廟歲二十五祠如淳曰月祭廟一歲十二祠五月嘗祭六月七月三伏

立秋齋又嘗築八月先夕饋餼皆一太牢爵祭用九太牢十月嘗稻又飲蒸二太牢十一月嘗十二月臘二太牢又每月一太牢如開加一祀與此便殿歲四祠又月一游衣冠而昭靈后

上十二為二十五祠

便殿歲四祠又月一游衣冠而昭靈后

便殿歲四祠又月一游衣冠而昭靈后

便殿歲四祠又月一游衣冠而昭靈后

便殿歲四祠又月一游衣冠而昭靈后

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迭互也龍盡則毀故云

也毀廟之主滅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壹禘壹祫也祫祭者

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

古之正禮也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

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為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

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

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

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

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為謚而已謂之成王

也禮廟在大門之內不敢遠親也臣愚以為高帝受命定天

下宜為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

處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六上皇孝惠孝文

漢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元帝祖也大司馬車

騎將軍許嘉等二十九人以為孝文皇帝除誅謗去肉刑躬節

儉不受獻罪人不挈不私其利出羨入重絕人類賈賜長老收

恤孤獨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廷尉忠

以為孝武皇帝改正朔易服色攘四夷宜為世宗之廟諫議大

夫更始等十八人以為皇考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宜毀於是

上重其事重難也依違者一年乃下詔曰蓋聞王者祖有功而宗

有德尊導之大義也存親廟四親親之至恩也高皇帝為天下

誅暴除亂受命而帝功莫大焉孝文皇帝國為代王諸呂作亂

海內搖動然群臣黎庶靡不壹意北面而歸心猶謙辭固讓而

後即位削亂秦之迹興三代之風是以百姓晏然咸獲嘉福德

盛焉高皇帝為漢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世世承祀傳之無窮

朕甚樂之孝宣皇帝為孝昭皇帝後於義壹體師古曰一體謂與祖俱為昭宣帝之於昭帝為後孫故云於義一體孝景皇帝廟及皇考廟皆親盡其正禮儀玄成等奏曰祖宗之廟世世不毀繼祖以下五廟而迭毀今高皇帝為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孝景皇帝為昭孝武皇帝為穆孝昭皇帝與孝宣皇帝俱為昭皇考廟親未盡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太上廟主宜瘞園孝惠皇帝為穆主遷於太社廟寢園皆無復修奏可議者又以為清朝之詩言交神之禮無不清靜今衣冠出游有車騎之衆風雨之氣非所謂清靜也祭不欲數數則瀆瀆則不敬宜復古禮四時祭於廟諸寢園日月間祀皆可勿復脩間首工上亦不改也明年玄成復言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於寢身沒而已陛下躬至孝承天心建祖宗定迭毀序昭穆大禮既定孝文太

后孝昭太后寢祠園宜如禮勿復修奏可

五年夏復矣園秋復太上皇寢廟原廟文頤曰高祖已有廟在長安惠帝更於渭北作

原廟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園師古曰昭靈后高祖母武哀王高祖兄昭哀后

高祖姊衛思后
疾太子母也

竟寧元年三月後孝惠皇帝寢園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園

罷郡國廟及當毀廟後歲餘章玄成薨臣衛為丞相上寢疾夢

祖宗譴罷郡國廟上少弟楚孝王亦夢焉上詔問衛議欲復之

衛深言不可上疾又不平衡惶恐禱高祖孝文孝武廟曰嗣曾

孫皇帝恭承洪業夙夜不敢康寧思育休烈以章祖宗之盛功

故動作接神必因古聖之經往者有司以為前因幸而立廟

將以繫海內之心非為尊祖嚴親也今賴宗廟之靈六合之內

莫不附親廟宜一吾京師天子親奉郡國廟可止毋修皇帝祇

肅舊禮尊重神明即告于祖宗而不敢失令皇帝有疾不豫乃
 夢祖宗見戒以廟楚王夢亦有其序皇帝悼懼即詔臣衛復修
 立謹案上世帝王承祖禰之大禮皆不敢不自親郡國吏卑賤
 不可使獨承又祭祀之義以民為本間者歲數不登百姓因乏
 郡國廟無以修立禮凶年則歲事不舉以祖禰之意為不樂是
 以不敢復如誠非禮義之中違祖宗之心答盡在臣衛當受其
 殃大被其疾隊在溝瀆之中皇帝至孝肅慎宜蒙佑福唯高皇
 帝孝文皇帝省察右饗皇帝之孝開賜皇帝眉壽亡
 疆令所疾日瘳平復反常永保宗廟天下幸甚又告謝殿廟曰
 往者大臣以為在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於天地天序五
 行人親五屬師古曰五屬謂司族之五服新襄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也天子奉天故率其意
 而尊其制是以禘嘗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于天萬世
 不墮繼烈以下五廟而遷火規反音上陳太祖間歲而裕其道
 應天故福祿永終太上皇非受命而屬盡義則當遷又以為老

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
 公子不得為母伸為後則於子祭於孫止季肯曰不得申尊其
 為太宗後尚得私祭其母為祭則止不得尊祖嚴父之義也寢
 於公子母也明鑿祖不復顧其私祖母也日四上食園廟間祠皆可亡修皇帝思慕悼懼未敢盡從
 惟念高皇帝聖德茂盛受命溥將欽若稽古承順天心師古曰
 將大也欽敬也子孫本支陳錫亡疆師古曰詩大雅文王之篇
 若善也稽考也文王孫子本支百世陳敷也載始也本本宗也支支子也言子
 孫承受敷錫初始之福故得永久無窮意也是之謂陳錫亡疆
 也誠以為遷廟合祭久長之策高皇帝之意迺敢不聽即以今
 日遷太上孝惠廟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將以昭祖宗之德順
 天人之序定亡窮之業今皇帝未受茲福乃有不能共職之疾

皇帝願復修立承祀臣衡等咸以為禮不得於禮不合高皇帝孝惠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孝昭皇帝孝宣皇帝太上皇帝孝文太后孝昭太后之意罪盡在臣衡等當受其咎今皇帝尚未平詔中朝臣具復毀廟之文臣衡中朝臣咸復以為天子之祀義有所斷禮有所承違統背制不可以奉先祖皇天不祐鬼神不享六藝所載皆言不當無所依緣以作其文事如矢蕝罪迺在臣衡當深受其殃皇帝宜厚蒙祉福嘉氣日興疾病平復求保宗廟與天亡極群生百神有所歸息諸廟皆同文父之上疾連年遂盡復諸所罷寢廟園皆修祀如故初上定迭毀禮獨尊孝文廟為太宗而孝武廟親未盡故未毀上於是乃復申明之曰孝宣皇帝尊孝武廟曰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焉他皆如舊制唯郡國廟遂發云

容齋洪氏隨筆曰按臣衡平生佞諛專附石顯以取高位而此一節獨據經守禮其禱廟之文殆與金縢之祝冊相似而不為後世所稱述漢史又不書於本傳憎而知其善可也

五月帝崩毀太上皇孝惠孝景皇帝廟罷孝文孝昭太后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寢園

帝既崩臣衡奏言前以上體不平故復所罷祠卒不蒙福案衛思后疾太子疾后園親未盡師古曰言不當毀也孝惠孝景帝廟親盡宜毀及太上皇孝文孝昭太后昭靈后昭哀后武哀王祠請悉罷勿奉奏可

成帝河平元年復太上皇寢廟園

初高后時患臣下妄非議先帝宗廟寢園官故定著令敢有擅議者棄市至元帝改制蠲除此令成帝時以無繼嗣故復太上

皇寢廟園世世奉祠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并食於太上寢廟如故又復擅議宗廟之令

按太上皇親盡也以高帝之父而不毀悼皇考私親也以宣帝之父而不毀雖非禮之正猶云可也至武哀王則高帝之兄昭哀后則高帝之姊規師古自當各有後裔奉其墳墓祭祀今乃立寢園與諸帝同而使天子世世祠之不經尤甚矣

高帝之姊而稱后於義尤不通
哀帝即位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言永光五年制書高皇帝為漢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建昭五年制書孝武皇帝為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臣愚以為迭毀之次當以時定非今所為擅議宗廟之意也臣請與群臣雜議奏可

於是光祿勳彭宣詹事蒲昌博士左咸等五十三人皆以為繼

祖宗以下五廟而迭毀後雖有賢君猶不得與祖宗並列子孫雖欲褒大顯揚而立之鬼神不享也孝武皇帝雖有功利親盡宜毀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漢興冒頓始疆破東胡禽月氏氏讀并其土地地廣兵強為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為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為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

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南姑卷裂匈奴之右臂師古曰單于孤特遠遁于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師古曰開功業既定廼封丞相為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撫可見師古曰無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與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宮魏存同後定諸侯之制求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為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為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為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

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疏謂流風餘隔春秋云氏傳曰各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師古曰言非常數故云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太甲為太宗大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師古曰太甲湯之孫太丁之子也大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大庚之子維己之弟也武丁小子之子周公為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切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九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况于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邵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况

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而以親疎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為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上覽其議而從之制曰大僕中壘校尉敬議可故又以為禮去事有殺師古曰去除也殺漸也並同也故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禰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祧則時享壇墀為歲貢張晏曰去祧為壇墀也遠祖也樂上為壇除也大禘則終王服虔曰密夷終王乃入助祭各以其珍貢以其大禘之祭也師古曰每一王祭亦曰禘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也亦流也遠則彌尊故神為重矣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聖人於其祖出於情矣禮無所不順故無毀

廟無毀棄不禘之主也謂下三廟廢而為虛者也 白貢禹建

迭毀之議惠景及太上寢園廢而為虛師古曰虛失禮意矣

致堂胡氏曰斷大論者以仲尼為據則無失矣書曰天子七

廟歆謂七廟是也而以七為正法以宗為變不可常數則不

知何所據而云然也祖考所當事者人之至情也或三廟或

五廟或七廟禮之隆殺也有功德則宗之無則莫之宗焉是

為人子孫得選擇祖考於情則逆於禮則違會是以為孝乎

平帝元始四年尊孝宣廟為中宗孝元廟為高宗天子世世獻祭

時王莽為安漢公欲諂太皇太后以斬郅支功奏尊元帝廟為

高宗太后晏駕後當以禮配食云及莽改號太后為新室文母

絕之於漢不令得體元帝墮壤孝元廟更為文母太后起廟獨

置孝元廟故殿以為文母纂食堂既成名曰長壽宮以太后在

故未謂之廟莽置酒長壽宮請太后既至見孝元廟發徹塗地
太后驚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何治而壞之且使鬼神
無知又何用廟為如令有知我乃人之妃妾豈宜辱帝之堂以
陳饋食哉飲酒不樂而罷

漢兵起莽惡高廟神靈遣虎賁武士入高廟投劍四面提擊斧
壞戶楠桃湯楮鞭鞭灑屋壁令輕車校尉居其中

光武帝建武二年正月立高廟于雒陽四時禘祀高祖為太祖文
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如舊餘帝四時春以正月夏以四月秋以
七月冬以十月又臘一歲五祀三年正月立親廟雒陽祀父南頓
君以上至春陵節侯時寇賊未夷方務征伐祀儀未設至十九年
盜賊討除戎事差息於是五官中郎將張純與太僕朱浮奏禮
為人後者則為之手既事太宗太宗謂元帝則降其私親今禘祀高廟

陳序昭穆而春陵四世君臣並列以卑廟尊不合禮意昔高帝以
自受命不由太上宣帝以孫後祖不敢私親故為父之廟獨群臣
侍祠臣愚謂宜除今親廟以則二帝舊典願下有司博採其議詔
下公卿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竇融議宜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
代今親廟宣元皇帝尊為祖父可親奉祠成帝以下有司行事別
為南頓君立皇考廟其祭上至春節侯群臣奉祠以明尊尊之敬
親親之恩時議有異不著上可涉等議詔曰以宗廟處所未定且
禘祭高廟其成哀平且祠祭長安故高廟其南陽春陵歲時各且
因故園廟祭祀園廟去太守治所遠者在所令長行太守事侍祠
惟孝宣帝有功德其上尊號曰中宗於是雒陽高廟四時加祭孝
宣孝元元五帝其西廟成哀平三帝主四時祭於故高廟東廟京
兆尹侍祠冠衣車服如太常祠陵廟之禮南頓君以上至節侯皆

就園廟南頓君稱皇考廟鉅鹿都尉稱皇祖考廟薛林太守稱皇曾祖考廟節侯稱皇高祖考廟在所郡縣侍祠

明帝即位以光武帝撥亂中興更為起廟號曰世祖廟以元帝於光武為穆故雖非宗不毀也後遂為常

東漢制高廟令一人六百石守廟掌案行掃除無丞世祖廟令一人六百石如高廟

漢儀帝之主九寸前方後圓圍一尺后主七寸圍九寸木用栗永平三年十月蒸祭光武廟初奏文始五行武德之舞

明帝臨終遺詔遵儉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憲云衣孝章即位有司奏言孝明皇帝聖德淳茂功烈光于四海仁

風行於千載而深執謙謙無起寢廟掃地而祭除日祀之法省送終之禮遂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臣以為更衣在中門之外

處所殊別宜尊廟曰顯宗其四時禘祫於光武之堂間祀悉遷更衣共進武德之舞如孝文皇帝祫祭高廟故事制曰可

續漢書五年再殷祭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父為昭南向子為穆北向禘以夏四月禘以冬十月禘之為言諦諦審昭穆尊卑之義禘者合也冬十月五穀成故骨肉合飲食於祖廟謂之殷祭四時正祭外有五月嘗麥三伏立秋嘗棗盛酎十月嘗稻等謂之間祀即各於更衣之殿更衣者非正處也園中有寢有便殿寢者陵上正殿便殿寢側之別殿即更衣也

章帝臨崩遺詔無起寢廟如先帝故事和帝即位不敢違上尊號曰肅宗後帝承尊皆藏主于世祖廟積多無別是後顯宗但為陵寢之號

陽帝生二百餘日而崩鄧太后攝政以尚嬰孫故不列於廟就陵

寢祭之而已

安帝以讒害大臣廢太子及崩無上宗之奏後以自建武以來無毀者故遂常祭因其陵號稱恭宗

冲質二帝皆小崩梁太后攝政以**殤帝**故事就陵寢祭九祠廟訖三分祭之

梁太后臨朝以**殤帝**幼崩廟次宜在**順帝**下太常馬訪奏宜如詔書諫議大夫呂勃以為應依昭穆之序先**殤帝**後**順帝**詔下公卿大鴻臚周舉議曰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公於閔上孔子譏之書曰有事于太廟躋僖公傳曰逆祀也及定公正其序經曰從祀先公為萬世法也今**殤帝**在先於秩為父**順帝**在後於親為子先後之義不可改昭穆之序不可亂呂勃議是也太后從之遂下詔曰孝**殤**皇帝雖不承

休祿而即位踰年君臣禮成孝安皇帝承讓統業而前世遂令恭陵在康陵上先後相踰失其次序非所以奉宗廟之重豈無窮之制昔定公追正順祀春秋善之其令恭陵次康陵憲陵次恭陵以序親秩為萬世法

靈帝時京都四時所祭高廟五主世祖廟七主少帝三陵追尊后三陵九牲用八太牢皆有副侔故高廟三主親毀之後亦但殷祭之歲奉祠

獻帝即位初平中相國董卓左中郎將蔡邕等以和帝以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為宗及餘非宗者追尊三后皆奏毀奏之四時所祭高廟一祖二宗及近帝四九七廟

時有司奏議宗廟迭毀左中郎將蔡邕議曰漢承秦滅學之後宗廟之制不用周禮每帝即世輒立一廟不止於七不列昭穆

迭毀孝元帝時丞相康衡御史大夫貢禹始建大議請依典禮
孝文孝武孝宣皆以功德茂盛為宗不毀孝宣尊崇孝武廟稱
世宗中正大臣夏侯勝猶執異議不應為宗至孝成皇帝議猶
不定大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據經傳義處不可毀上從其議
古人據正重順不敢私其君父如此其至也後遭王莽之亂光
武皇帝受命中興廟稱世祖孝明皇帝政參文宣廟稱顯宗孝
章皇帝至孝烝烝仁恩博大廟稱肅宗此方前世得禮之宜此
以下政事多釁權移臣下嗣帝殷勤各欲廢崇至親而臣下懦
弱莫敢執夏侯之直今聖朝遵古復禮以求厥中誠合事宜孝
元皇帝世在第八光武皇帝世在第九故以元帝為考廟尊而
奉之孝明遵述亦不敢毀孝和以下穆宗威宗之號皆宜省去
五年而再設祭裕食于太祖以遵先典議遂施行

按西都郊祀之制因秦五時未嘗有祭天之禮東都宗廟
之制代代稱宗未嘗有祧遷之法此二失者因循既久不
能革正然郊天之禮至王莽而後定七廟之法至董卓而
後定蓋權姦擅國意所欲行不復依違顧忌故反能矯累
代之失然禮雖稍正而國且亡矣可勝慨哉

又按蔡邕所定高祖廟一祖二宗及近帝四為七廟其宗
似矣但以和安順桓四帝功德無殊而有過差奏毀之則
所謂近帝四者乃光武明帝章帝靈帝也按古之所謂天
子七廟者自太祖及祖功宗德之後其下四世則當代入
主之高魯祖父也此四代者不以有功而存不以有過而
廢今以獻帝言之靈其父也桓其祖也安其曾祖也和其
高祖也今捨其高魯祖三世而以其父上繼五世之祖於

義何所當乎當時此議雖一出董卓帝無所預然東漢自
 (和帝)而後皇統屢絕(安帝)以清河王之子入繼(和帝)(順)(桓)
 二帝以河間王之孫入繼(安帝)(靈帝)以河間王之曾孫入
 繼(桓帝)至(靈帝)方有親子為(獻帝)是則(獻帝)之所謂父者
 親父所謂高祖曾祖及祖者乃所繼之大宗也自(安)(順)以
 來既入嗣大位即以非禮崇其私親之父母而昧兩統二
 父之義往往於大宗與私親陰有厚薄伯喈豈亦習聞時
 指陰有諂附耶不然何所祧毀者皆所嗣之大宗而竟以
 (靈帝)上繼(章帝)初不問其世次之懸隔是豈得為知禮者
 乎

魏文帝受禪追尊大父曰大皇帝
諱高後漢太尉大長秋騰養子也
 考曰武皇帝以洛京宗廟未成乃祠(武帝)於建始殿親執饋奠如家人禮

晉志曰禮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庶人無廟則祭於寢帝者行之非禮甚矣

(明帝)太和三年追尊高祖大長秋曰高皇夫人吳氏曰高皇后並
 在鄴廟之所祠則(文帝)之高祖處士帝國熊人曹萌曾祖高皇萌之子騰祖大
 皇帝共一廟考太祖(武皇帝)特一廟百代不毀所祠止於親廟四
 室其年十一月洛京廟成則以親盡遷處士主置園邑使宗正曹
 恪持節迎高祖以下神主共一廟猶為四室而已

景初元年六月郡公更奏定七廟之制曰(武皇帝)肇造洪業為(魏)
 太祖(文帝)繼天革命為(魏)高祖上集成大命宜為(魏)烈祖於太祖
 廟北為二祧其左為(文帝)廟號曰高祖昭祧其右擬(明帝)號曰烈
 祖穆祧其明帝時見存造廟及稱祖三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四
 廟親盡迭遷一如(周)后稷(文)武廟祧之禮

文獻通考卷九十二 宗廟考 二十

宗廟考
吳孫權不立七廟以父堅嘗為長沙太守乃於臨湘縣立堅廟
依後漢奉南頓故事令太守奉祠後又尊堅廟曰始祖廟而不
在京師於建業立兄長沙桓王廟子亮立明年於宮東立權廟
曰太祖廟既不在宮南又無昭穆之制

晉武帝受禪追尊皇祖宣王為宣皇帝伯考景王為景皇帝考文
王為文皇帝

太始二年有司奏置七廟帝重其役詔宜權立一廟於是群臣議
奏上古清廟一宮尊遠神祇逮至周室制為七廟以辯宗祧聖旨
深宏遠跡上世敦崇唐虞舍七廟之繁華遵一宮之遠旨舜承堯
禪受終于文祖遂陟帝位蓋三十載月正元日又格于祖遂陟帝
位此則虞氏不改唐朝因仍舊宮可依有虞氏故事即用魏廟奏
可於是追祭征西將軍豫章府君穎川府君京兆府君與宣皇帝

景皇帝文皇帝為三昭三穆是時宣皇帝未升太祖虛位所以祠六
世與景帝為七廟其禮則據王肅說也七月又詔曰主者前奏就
舊廟誠亦有準然祇奉明主情猶未安宜更營造於是改創宗
廟

廟制於中門外之左通為屋四阿殿制堂高三尺隨見廟數為
室代滿備遷毀

神主尺二寸后主一尺與尺二寸中間木以栗

六年因廟階當改創群臣議奏曰古者七廟所宜如禮又曰古
雖七廟自近代以來皆廟七室於禮無廢於情為叙亦隨時之宜
至十年乃更改築於宣陽門外窮極壯麗然坎位之制猶如初耳

武帝崩遷征西祖六世惠帝崩遷豫章祖五世

元帝既即位上繼武於元為禰如漢光武上繼元帝故事也時西

京埋沒江左建造皆更新造尋以登懷帝之主又遷穎川四世位

雖七室其實五世蓋從刁協以兄弟為世數故也

時宗廟始建舊儀多闕或以惠懷二帝應各為世則穎川世數

過七宜在迭毀事下太常賀循以為禮兄弟不相為後不得以

承代為世殷之盤庚不序陽甲漢之光武不繼成帝別立廟寢

使臣下祭之此前代之明典而承繼之著義也惠帝無後懷帝

承統弟不後兄則懷帝自上繼世祖不繼惠帝當同殷之陽甲

漢之成帝議者以聖德冲遠未便改舊諸如此禮通所未論是

以惠帝尚在大廟而懷帝復入數則盈八盈八之理由惠帝不

出非上祖宜遷也下世既升上世乃遷遷毀對代不得相通未

有下升一世而上毀二世者也惠懷二帝俱繼世祖兄弟旁親

同為一世而上毀一為一世今以惠帝之崩已毀豫章懷帝之

入復毀穎川如此則一世再遷祖位橫折求之古義未見此例

兼帝宜出尚未輕論况可輕毀一祖而無義例乎穎川既無可

毀之理則見神之數居然自八此盡有由而然非謂數之常也

既有八神則不得不於七室之外權安一位也至尊於惠懷俱

是兄弟自上後世祖不繼二帝則二帝之神行應別出不為廟
中恒有八室也又武帝初成太廟時正神止七而楊元后之神
亦權立一室永熙元年告世祖謚於太廟八室此是苟有八神
不拘於七之舊例也又議者以景帝俱已在廟惠懷一例景帝
盛德元功王基之本義著祖宗百世不毀故所以特在本廟且
亦世代尚近數得相容安神而已無逼上祖如王氏昭穆既滿
終應別廟也以今方之既輕重義異又七廟七世之親昭穆父
子位也若當兄弟旁滿輒毀上祖則祖位空懸世數不足何取

於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然後成七哉今七廟之義出於王氏
從禰已上至於高祖親廟四世高祖已上復五世六世無服之
祖故為三昭三穆并太祖而七也故世祖郊定廟禮京兆穎川
曾高之親豫章五世征西六世以應此義今至尊繼統亦宜有
五六世之祖豫章六世穎川五世俱不應毀今既云豫章先毀
又當重毀穎川此為廟中之親惟從高祖已下無復高祖以上
二世之祖於王氏之義三昭三穆發闕其二甚非宗廟之本所
據承又違世祖祭征西豫章之意於一王定禮所闕不少特尚
書僕射刁協與循異議循答義深備辭多不載竟從循議焉
于時百及草創舊禮未備毀主權君側室至太興三年正月乙
卯詔曰吾雖上繼世祖然於懷愍皇帝皆北面稱臣今祠太廟
不親執觴酌而今有司行事於情禮不安可依禮更處太常恒

言今聖上繼武皇帝宜準漢世祖故事不親觴爵又曰今上承
繼武帝而廟之昭穆四世而已前太常賀循博士傅純並以為
惠懷及愍宜別立廟然臣愚謂廟室當以容主為限無拘常數
殷世有二祖三宗若拘七室則當祭禰而已推此論之宜還復
豫章穎川全拘七廟之禮驃騎長史温嶠議九言兄弟不相入
廟既非禮文且光武奮劍振起不策名於孝平務神共事以應
九世之讖又古不共廟故別立焉今上以策名而言殊於光武
之章躬奉蒸嘗於繼既正於情又安矣太常恒欲還二府君以
全七世嶠謂是宜驃騎將軍王導從嶠議嶠又曰其非子者可
直言皇帝敢告某皇帝又若以一帝為一世則不祭禰反不及
庶人帝從嶠議悉施用之於是乃更定制復豫章穎川于昭
穆之位以周惠帝祠武故事而惠懷愍三帝自從春秋尊卑之

義在廟不替也

元帝崩豫章復遷然元帝神位猶在愍帝之下故有坎室者十也明帝崩穎川又遷猶十室也于時續廣太廟故三遷主並還西儲名之曰桃以準遠廟

成帝崩康帝承統以兄弟一世故不遷京兆始十一室也

穆帝永和二年有司奏十月故祭京兆府君當遷桃室昔征西豫章穎川三府君殿主中興之初權居天府在廟門之西咸康中太常馮懷表續太廟奉還於西儲夾室謂之為桃疑亦非禮今京兆遷入是為四世遠祖長在太祖之上昔周室太祖世遠故遷有妣歸今晉廟宣皇為主而四廟君之是屈祖就孫也故裕在上是代太祖也領司徒蔡謨議四府君宜改築別室若未展者當入就太廟之室人莫敢卑其祖文武不先不空故祭之

日在四東面處宣皇之上其後遷廟之主藏於在四之桃祭薦不絕護軍將軍馮懷議禮無廟者為壇以祭可立別室藏之至殷禘則祭于壇也輔國將軍譙王司馬無忌等議禘諸儒謂太王王季遷主藏於文武之桃如此府君遷主宜在宣帝廟中然今無寢室宜變通而改築又殷裕太廟在四東面尚書郎孫綽與無忌議同曰太祖雖位始九五而道以從暢替人爵之尊篤天倫之道所以成教本而光百代也尚書郎徐禪議禮去桃為壇去壇為壇歲裕則祭之今四祖遷主可藏之石室有禱則祭於壇壇又遣禪至會稽訪處士虞喜喜答曰漢世章文成等以毀主瘞於園魏朝議者云應埋兩階之間且神主本在大廟若今側室而祭則不如求藏又四君無追號之禮益明應毀而無祭是時簡文為撫軍將軍與尚書郎劉邵等奏四祖同居西桃

藏主石室禘祫乃祭如先朝舊儀時陳留范宣兄子問此禮宣
答曰禘廟所以祭皆是廢入其後世遠而不毀不君禘廟上不
序昭穆今四君號猶依本非以功德致祀也若依虞主之廢則
猶裁子孫之所若依夏主之埋則又非本廟之階宜思其變則
築一室親未盡則禘祫處宣帝定上親盡則無緣下就子孫之
列其後太常劉遐等同祭議博士或疑陳於太祖者皆其後
之毀主憑按古義無別前後之文也禹不先絲則遷主居太祖
之上亦何疑也於是京兆遷入西儲同謂之祧如前三祖遷主
之禮故正室猶十一也

穆帝崩哀帝海西並為兄弟無所登除

簡文帝上繼元皇世秩登進於是穎川京兆二主復遷昭穆之位
至簡文崩穎川又遷

按漢光武既即帝位以昭穆當為元帝後遂祀昭宣元於
太廟躬執祭禮而別祀成哀以下於長安使有司行事此
禮之變也然其時漢已為王莽所篡光武起自匹夫誅王
莽夷群盜以取天下雖曰中興事同創業又其祖長沙定
王與武帝同出景帝則於元成服屬已為陳遠先儒胡致
堂謂雖遠祖高帝而不紹元帝自帝其春陵侯以下四親
而祠之於義亦未為大失者此也則成哀而下行既非尊
屬又已遠姑不廢其祀可矣至於晉元帝以琅琊王而事
惠懷廢簡文以會稽王而事成帝以下諸君君臣之義非
一日矣一旦入繼大統即以漢世祖為比遽欲自尊而於
其所掌事之君於行為姪者即擯之而不親祀此何禮耶
况又取已祧之遠祖復入廟遷昭穆之位則所以嚴事宗

廟者不幾有同兒戲乎

孝武帝太元十二年始改作太廟殿正室十四間東西儲各一間合十六間棟高八丈四尺備法駕遷

神主于行廟征西至京兆四主及太孫各用其位之儀服四主不從帝者儀是與太康異也及

孝武帝崩京兆又遷如

穆帝之四祧故事

文獻通考卷之九十三

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宗廟考

宋武帝即尊位祠七代為七廟永初追尊皇考晉陵郡功曹翹即武帝父晉陵本郡

為孝皇帝皇妣趙氏為穆皇后三年孝懿蕭皇后崩又祔廟高祖

宗神主升廟猶昭穆之序如魏晉之制虛太祖之位

文帝元嘉初追尊所生胡婕妤為章皇太后立廟於太廟西其後

孝武昭太后**明帝**宣太后並祔章太后廟

齊高帝追尊父為宣皇帝右軍將軍承之母為昭皇后七廟蕭子顯曰晉

以文景為共代上至征西其實大也尋此意非以兄弟為後當以立主之義可容於七室及揚元后崩征西之廟不毀則知不以元后為代數廟有七室數盈八主晉太常賀循立議以後弟不繼兄故代必限七主無定數宋臺初立五廟以臧后為代室就禮而求亦親廟四矣若據伊尹之言必及七代則子昭孫穆不列婦人若依鄭玄之說廟有親稱妻者言齊豈或盡享且闕宮之德用七非

文獻通考卷九十三

宗廟考

七

數謂元之祀晉八無傷今謂之七廟而止唯六祀使受命之君流
光之典不足若謂太祖齊登則昭穆之數何繼斯故禮官所宜詳
也

梁武帝受禪遷神主於太廟為三昭三穆九六廟追尊皇考為文
皇帝順之皇妣為德皇后廟號太祖皇祖以上皆不追尊擬祖

遷於上而太祖之廟不毀與親廟為七皆同一堂共庭而別堂

陳依梁制七廟如禮初文帝入嗣而皇考始興昭烈王廟在始興

國謂之東廟天嘉中徙神主附于梁之小廟改曰國廟祭用天子

儀

後魏之先居于漠北鑿石為祖宗之廟於烏洛侯國西北

明元帝永興四年立太祖道武帝廟於白登山歲一登具太牢帝

親奉無常月又於白登西太祖舊遊之處立昭成獻明太祖廟常

以九月十月之交帝親祭牲用馬牛羊又親行驅劉之禮

考文太和三年六月親謁七廟齊詳官議曰大魏舊事多不親謁
舊章集為親
拜之儀制可

十五年四月改營太廟詔曰祖有功宗有德後者不得擅祖宗之

名居二祧之廟今述遵先志宜制祖宗之號烈祖有創業之功代

祖有開拓之德宜為祖宗百代不遷而遠祖平文功未多於昭成

然廟號為太祖道武建業之勲高於平文廟號為烈祖比較以為

未允朕今奉遵道武為太祖顯祖為二祧餘皆以次而遷平文既

遷廟唯有六如今七廟一則無主唯當朕躬此事亦臣子所難言

朕以不德忝承洪緒若宗廟之靈獲全首領以沒于地為昭穆之

次心願畢矣必不可先設可垂文示後司空長樂王穆亮等奏言
升平之會事在於今雅功

考德實如明有但七廟之祀備行日久無宜闕一虛有所
待臣等愚謂依先尊祀可垂文示後理衷如此不敢不言八月詔

郡國有時果可薦者並送京師以供廟享其白登山雞鳴山廟唯

宋文選卷之二十一

遺有司行事十一月釋禫祭太和廟帝衮冕與祭者朝服丁卯遷廟之神主于太廟百官陪從奉神主於齋車至新廟有司升神主於太廟諸侯王牧守蕃附等各以其職來祭十月詔先王制禮經綸萬代白登廟者有為而與昭穆不次太祖有三層之宇已降無方文之室又常用季秋躬駕屨祀今授衣之月享祭明堂立冬之始奉烝太廟若復齋白登便為一月再駕緡詳二理謂宜有一可廢東山之祀成此二享之敬可初有司但命內典神者攝行祭事獻明道武各有廟稱可具依舊式自太宗諸帝昔無殿宇因傳之十九年遷都洛邑二月詔曰太和廟已就神儀靈主宜時奉寧可剋五月奉遷於廟其出金墉之儀一准出代都太和之式入新廟之典可依近至金墉之軌其威儀鹵簿如出代廟百官奉遷宜可省之但今朝官四品以上侍官五品以上宗室奉迎

北齊文帝受禪置六廟武以下不毀以上則逆毀並同廟而別室既而遷神主於太廟文襄文宣並太祖之子文宣初疑其昭穆之次欲別立廟衆議不同至二年秋始禘太廟五祭同梁制

後周閔帝受禪而右宗廟追尊皇祖為德皇帝名肱父文王為文皇帝廟號太祖太師周國擬祖以上三廟逆遷至太祖不毀其下相承置二穆為五焉明帝崩廟號代宗武帝崩廟號高祖並為祧廟不毀

隋文帝受命遣兼太保宇文善奉策詣同州告皇考桓王廟兼用女巫同家人禮追尊號為武元皇帝大司空名忠皇妣為元明皇后迎神歸于京師改立左宗廟未言始祖又無受命之祧自高祖以下置四親廟同殿異室一皇高祖太原府君廟二皇曾祖康王廟三皇祖獻王廟四皇考太祖武元皇帝廟擬祖遷於上而太祖之廟

皇祖獻王廟四皇考太祖武元皇帝廟擬祖遷於上而太祖之廟

不毀

煬帝立七廟太祖各一殿准周文武二祧與始祖而三餘並分室而祭始及祧之外從迭毀之法時禮部侍郎許善心等議案周制皆食於太祖是以前漢亦隨處而立後漢光武新平冠亂務從省約乃總立一堂而群主異室自此以來因循不變請立七廟詔可既營洛邑後有司奏請於東京建立宗廟帝詔秘書監柳詵曰今始祖及二祧已具令後子孫處何所又下詔准議別立高祖之廟屬有行役復寢

唐高祖武德元年追尊高祖曰宣簡公曾祖曰懿王祖曰景皇帝考曰元皇帝立四廟於長安通義里備法駕迎四世祔于太廟

太宗貞觀九年高祖崩增修太廟中書侍郎岑文本議曰祖鄭玄者則陳四廟之制述王肅者則引七廟之文貴賤混而莫辨是非紛而不定春秋穀梁傳及禮記王制祭法禮器孔子家語並云天

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尚書咸有一德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至於孫卿孔安國劉歆班彪父子孔昆虞熹于寶之徒商較今古咸以為然故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是以晉宋齊梁皆依斯義立親廟六豈有國之茂典不刊之休烈乎然若使違群經之正說從累代之疑議背子雍之篤論遵康成之舊學則天子之禮下通於人臣諸侯之制上僭於王者非所謂尊卑有序名位不同者也臣等參詳請依晉宋故事立親廟六其祖宗之制式導舊典制從之於是增修太廟始崇弘農府君及高祖神主并舊四室為六室

太宗崩遷弘農府君神主于夾室太宗神主祔太廟

初有司請依典禮上欲留神王於內寢旦夕申如在之敬有詔停祔廟英國公李勣等請由切以祖功宗德帝王之明典武穆

文昭嚴配之洪訓愛敬之至率曰茲道禮有節文事經列聖苟
違斯義家國貽耻况逾月之外須申大裕下管登歌發揚雅頌
郊天配帝光華勳烈如傳祔禮諸美咸棄伏願取法前王垂訓
翼子乃許焉

高宗崩神主祔太廟又遷宣皇帝神主于夾室

武太后垂拱四年於東都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廟四時享祀如京
廟之制別立崇先廟以享武氏祖考

武氏革命稱帝改唐西京太廟為享德廟四時惟享高祖以下
三室餘四室閉其門廢享祀之禮又於東都改制太廟為七室
祔武氏七代神主又改西京崇先廟為崇尊廟其享祀如太廟
之儀

中宗神龍元年改享德廟依舊為京太廟遷武氏七廟于西京崇
尊廟東都太廟以景皇帝為太祖廟崇六室

特太常博士張齊賢建議曰始封之君謂之太祖太祖之廟百
代不遷商之女王周之后稷是也但商自女王以後十有四代
至湯而有天下周自后稷以後十有七代至武王而有天下其
間代數既遠遷廟親皆出太祖之後故得合食有序尊卑不差
其後漢高受命無始封祖即以高祖皇帝為太祖魏武創業受
命亦以武帝為太祖晉宣創業武帝受命亦以宣帝為太
祖宇文以文皇帝為太祖隋室以武元皇帝為太祖國家景皇
帝始封唐公實為太祖中間代數既近列在三昭三穆之內故
皇家太廟唯有六室其弘農府君宣光二帝尊於太祖親蓋則
遷不在昭穆合食之數奉勅七室以下依舊號尊崇續又奉勅
既立七廟須尊崇始祖速令詳定者伏尋禮經始祖即太祖太

祖之外更無始祖後周太祖之外以周文王為始祖不合禮經
或有引白虎通義云后稷為始祖文王為太祖武王為太宗及
鄭玄註詩序云太祖謂文王以為說者其義不然何者彼以禮
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以謂文王為太
祖耳非祫祭群主合食之太祖今議者或有欲立涼武昭王為
始祖者殊為不可何者昔在商周稷高始封湯武之興祚由稷
高故以為太祖即皇家之景帝是也涼武昭王勲業未廣後主
失守國土不傳景皇始封實本明命今乃捨封唐之盛烈崇西
涼之遠構求之前古實乖典禮魏氏不以曹叅為太祖晉氏不
以殷王卬為太祖宋氏不以魏元王為太祖齊梁不以蕭何為
太祖陳隋不以胡公揚震為太祖則皇家安可以涼武昭王為
太祖乎漢之東京大議郊祀多以周郊后稷漢當郊堯唯杜林
議獨以為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堯祖宗故事
所宜因循竟從林議又傳稱欲知天上事問長人以其近之武
德貞觀之時去涼武昭王蓋亦近於今矣當時不立者不可立
故也今既年代寢遠方復立之實恐景皇失職而震怒武昭虛
位而不荅非社稷之福也請准勅加太廟為七室享宣皇帝以
備七代其始祖不合別有尊崇太常博士劉承慶議曰夫太祖
以功建昭穆以親崇有功百代而不遷親盡七葉而當毀或以
太祖代淺廟數非備更於昭穆之上遠立合遷之君曲從七廟
之文深乖迭毀之制景皇帝濬德基唐代數猶近號雖崇於太
祖親尚烈於昭穆且臨六室之位未申七代之尊是知太廟當
六未合有七故先朝唯有宣光景元神堯文武六代親廟大帝
登遐神主升祔於廟室以宣皇帝代數當滿准禮復遷今止有

光皇帝以下六代親廟非是天子之廟數不當有七本由太祖有遠近之異故初建有多少之殊宣皇既非始祖又廟無祖宗之號親盡既遷其廟不合重立恐違王制之文不合先朝之旨光崇六室不虧古義時有制令宰臣更加詳定禮部尚書祝欽明等奏言張齊賢以始同太祖不合更祖昭王劉承慶以王制三昭三穆不合重崇宣帝臣等商量請依張齊賢以景皇帝為太祖依劉承慶尊崇六室制從之

睿宗即位廢武氏崇恩廟

玄宗開元五年太廟四室壞上素服避正殿時上將幸東都以問宋璟蘇頌對曰陛下三年之制未終遽爾行幸恐未契天心災異為戒願且停車駕又問姚崇對曰太廟屋材皆符堅時物歲久朽腐而壞適與行期相會何足異也且王家以四海為家陛下以關中不稔幸東都百官供擬已備不可失信但應遷神主於太極殿更修太廟如期自行耳上大喜從之右散騎常侍褚無量上言隋文帝富有天下遷都之日豈取符氏舊材以立太廟乎此特諛臣之言耳願陛下克謹天戒納忠諫遠諂諛上弗聽

開元十年制創立太廟九室獻祖懿祖太祖世祖高祖太宗中宗睿宗

先時以**孝敬皇帝**為義宗祔于廟由是為七室而京太廟亦七室中宗崩中書令姚元之吏部尚書宋璟以謂義宗追尊之帝不宜列昭穆而其葬在洛州請立別廟于東都而有司時享其京廟神主藏於夾室由是祔中宗而光皇帝不遷遂為七室矣

睿宗崩博士陳貞節蘇獻等議曰古者兄弟不相為後廢之**盤庚**不序於**陽甲****漢**之**光武**不嗣於**孝成**而**晉懷帝**亦繼世祖而

不繼惠帝蓋兄弟相代昭穆位同至其當遷不可兼毀二廟荀
卿子曰有天下者事七世謂從禰以上也若傍容兄弟上毀祖
考則天子有不得事七世者矣孝和皇帝有中興之功而無後
宜如殷之陽甲出為別廟祔睿宗以繼高宗於是立中宗廟于
太廟之西開元十年詔宣皇帝復祔于正室謚為獻祖并謚光
皇帝為懿祖又以中宗還祔太廟於是太廟為九室

致堂胡氏曰范祖禹有言書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天子
七廟自古而然也其祖宗功德而其廟不毀則無世數周之
三宗周之文武是也然則三昭三穆之外猶足以祖有功而
宗有德矣明皇始為九廟何所取乎夫先覺君子皆以漢儒
祖有功宗有德之論為非曰子孫於祖考無選擇而事之之
義是故天子七廟而已矣有祧焉不患其數盈也有禘焉不

患其乏饗也今既以九廟為非而有功德之廟不毀則九亦
安足以盡之文武固造周者以功而論則成康身致太平刑
措不用亦豈可毀耶是故宗廟之禮由于孫不忘而建不忘
者仁也或七廟或五廟或三廟者禮也其有功德無功德非
子孫所當祔祧而陰殺之也名之曰幽厲非子孫所當回隱
而遷改之也一斷以先王之禮無敢損益於其間是則禮之
盡也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者吉凶善惡皆以是觀之云耳

代宗崩禮儀使顏真卿議太祖高祖太宗皆不毀而世祖元皇帝
當遷於是遷元皇帝而祔代宗

德宗建中元年三月禮儀使上言東都太廟闕木主請造以祔初
武后於東都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廟至中宗以後兩京太廟四時
並饗至德亂後木主多亡闕未祔於是議者紛然而大旨有三其

一曰必存其廟遍立群主時享之其二曰建廟立主存而不祭若
皇輿時巡則就饗焉其三曰存其廟瘞其主駕或東幸則飾齋車
奉京師群廟之主以往議皆不決而罷

正元十五年四月鄩部郎中歸崇敬上疏曰東都太廟不合置木
主謹按典禮虞主用桑練主用栗重作栗主則埋桑主所以神無
二主猶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東都太廟是則天皇后所建以置
武氏木主中宗去其主而存其廟蓋將以備行幸遷都之置也且
殷人屢遷前八後五其後遷都一十三度不可每都別立神主也
議者或云東都神主已曾屢奉而禮之豈可一朝廢之乎虞祭則
立桑主而夏祀練絲則立栗立而埋桑主豈桑主不魯屢祀而乃
埋之又所闕之主不可更作作之不特非禮也

天寶末兩都傾陷神主亡肅宗既克復但建廟作主於上都

其東都太廟毀為軍營九室神主失亡大曆間始於人間得之
遂寓於太微宮不復拊饗自建中至于會昌議者不一或以為
東西二京宜皆有廟而舊主當瘞盡其廟以俟巡幸則載主而
行或謂宜藏神主於夾室或曰周豐洛有廟者因遷都乃立廟
爾今東都不因遷而立廟非也又曰古者載主以行者惟新遷
一室之主耳未有載群廟之主者也至武宗時悉廢群議詔有
司擇日修東都廟已而武宗崩宣宗竟以太微神主拊東都廟
焉

德宗崩禮儀使杜黃裳議高宗在三昭三穆外當遷於是遷高宗
而拊德宗蓋以中為昭穆矣

順宗崩當遷中宗而有司疑之以為則天革命中宗中興之主也
博士王涇史官蔣武皆以為中宗得失在已非漢光武晉元帝之

比不得為中興不遷之君由是遷中宗而祔順宗

開成五年禮儀使奏謹按天子七廟祖功宗德不在其中國朝制
度太廟九室伏以太廟(景皇帝)受封于(唐)高祖太宗創業受命有
功之主百代不遷今(文宗皇帝)升祔有時(代宗皇帝)是親盡之祖
禮合祧遷每至禘祫合食如常勅旨敬依典禮

自(憲宗)穆宗(敬宗)文宗四世祔廟(睿)肅(代)以次遷至(武宗)崩

(德宗)以次當遷而於世次為高祖禮官始覺其非以謂兄弟不
相為後不得為昭穆乃議復祔(代宗)而議者言已祧之主不得
復入太廟禮官曰昔(晉)元(明)之世已遷(豫章)穎川後皆復祔此
故事也議者又言廟室有定數而無後之主當置別廟禮官曰
(晉)武帝時(景)文同廟廟雖六代其實七主至(元)帝(明)帝廟皆十
室故賀循曰廟以容主為限而無常數也於是復祔(代宗)而以

不盡遠而不祧蓋其率意而言爾非本於禮也而後之為說者

乃遷就其事以謂三昭三穆與太祖祖功宗德三廟不遷為九

廟者(周)制也及(敬)文(武)三宗為一代故終(唐)之世常為九代十

一室焉

(武宗)會昌五年七月中書門下奏孟州汜水縣武牢關是(太宗)擒

王世充竇建德之地關城東峯有(高祖)太宗像在一堂之內伏以

山河如舊城壘猶存威靈皆畏於軒臺風雲疑還於豐沛誠宜百

代嚴奉萬邦所瞻(西)漢故事(宋)宗所嘗行幸皆今郡國立廟令綠

定覺寺例合毀拆望取寺中大殿材木於東峯改造一殿四面兼

置垣墻伏望號為昭武廟以昭聖祖武功之盛興功日望今差東

都分司郎官一人薦告至畢功日別差使展敬制可

王者大熱備

于率土宗社

之典敬而不私郡
國立廟非古也

僖宗中和元年黃巢犯闕僖宗避狄於成都夏四月有司請享太祖已下十一室詔公卿議之太常卿牛勳與儒者議其事或曰王者巡狩以遷廟王行如無遷廟之主則祝史奉幣帛皮珪告于祖廟遂奉以出載于齋車每舍奠焉今非巡狩是失守宗廟則當罷宗廟之事兼疑之將作監王檢太子賓客李匡又震部負外郎表結建議具同及左丞崔厚為太常卿遂議立行廟以玄宗幸蜀時道宮玄宗殿之前架帷幕為十一室又無神主題神版位而行事遂禮若非之明年乃特造神主附于行廟

梁太祖開平元年初受禪立四廟於西京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太常禮院奏國家興建之初已於北都置廟今尅復天下遷都洛陽却復本朝宗廟按禮無二廟之文其北都

宗廟請廢從之

閔帝應順元年中書門下奏太常以太行山陵畢祔廟今太廟見享七室高祖太宗懿宗昭宗獻祖太祖莊宗大行并祔禮合祧遷獻祖下尚書省集議從之

特議者以懿祖賜姓於懿宗以支庶繫太宗例宜以懿為始祖次昭宗可也不必祖神堯而宗太宗若依漢光武則宜於代州立獻祖而下親廟其唐廟依舊禮行之可也而議謚者忘咸通之懿宗又稱懿祖父子俱懿於理可乎將朱耶三世與唐室四廟連叙昭穆非禮也議祧者不知受氏於唐懿宗而祧之今又及獻祖以禮論之始祧昭宗次祧懿祖可也而懿祖如唐景皇帝豈可祧乎

晉高祖天福二年中書門下奏皇帝到京未立宗廟所司請立高

祖以下四親廟其始祖一廟未敢輕議令都省百官集議御史中丞張昭議曰臣讀十四代史書見二千年故事觀諸家宗廟都無始祖之稱唯殷周二代以稷契為太祖禮記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玄註云此周制也七者太祖后稷及文王武王與四親廟又曰殷人六廟及成湯與二昭二穆也夏后氏立五廟不立太祖唯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據王制鄭玄所釋即殷周以稷契為太祖夏后氏無太祖亦無追謚之廟自殷周已來特更十代皆於親廟之中以有功者為太祖無追崇始祖之例具引今古即恐詞繁事要證明須陳梗槩漢以高祖父太上皇無社稷功不立廟號高帝自為高祖魏以曹公相漢垂三十年始封於魏故為太祖晉以宣王輔魏有功立為高祖以景帝始封于晉故為太祖宋代先世官閥卑微雖追崇帝號劉裕自為高祖南齊高帝之父位至右將軍生無封爵不得為太祖高帝自為太祖梁武帝父順之佐佑齊室封侯位至領軍丹陽尹雖不受封於梁亦為太祖陳武帝父文讚生無名位以武帝有功梁室贈侍中封義興公及武帝即位亦追為太祖周閔帝以父泰相西魏經營王業始封於周故為太祖隋文帝輔周室有大功始封於隋故為太祖唐高祖神堯祖父虎為周八柱國隋代追封唐公故為太祖唐末梁室朱氏有帝位亦立四廟朱氏先世無名位雖追冊四廟不立太祖朱公自為太祖此則前代追冊太祖不出親廟之成例也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魏之制非有功德不得立為祖宗殷周受命以稷契有大功於唐虞之際故追尊為太祖自秦漢之後其禮不然雖祖有功仍須親廟今亦粗言往例以取證明秦稱造父之後不以造父為始祖漢稱唐堯劉累之後不以堯累為始祖魏稱曹參之

後以參為始祖晉稱趙將司馬印之後不以印為始祖宋稱漢
楚元王之後不以元王為始祖齊梁皆稱蕭何之後不以蕭何為
始祖陳稱太丘長陳寔之後不以寔為始祖元魏稱李暹之後不
以陵為始祖後周稱神農之後不以神農為始祖隋稱高祖之後
不以震為始祖唐稱皋陶老子之後不以皋陶老子為始祖唯唐
高宗則天武后臨朝革唐稱周便立七廟仍追冊周文王姬昌為
始祖此蓋當時附麗之徒不諳故實武立姬廟非越已甚曲臺之
人到今唯謂臣遠觀秦漢下至周隋禮樂衣冠聲明文物未有如
唐室之盛武德議廟之初英才間出如溫魏顏虞通今古封蕭薛
杜達禮儀制度憲章必有師法夫追先王先母之儀起於周代據
史記及禮經云武王續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一戎衣而有天下尊
為天子宗廟享之周公成文王之德追大王王季祀先公以天子

之禮又曰郊祀后稷以配天據此言之周武雖祀七世追為王號
者但四世而已故自東漢以來有國之初多崇四廟從周制也况
殷因夏禮漢習秦儀無勞傳訪之文宜約已成之制請依隋唐有
國之初創立四廟推四世之中名位高者為太祖謹議以聞初宜
令尚書省集議聞奏乃做唐朝舊例追尊四廟
天福十二年特漢高祖已即位 尚仍天福之號太常博士段顯奏請立高曾祖禰
四廟更上追遠祖光武皇帝為百代不遷之廟居東向之位吏部
尚書竇正固等議古者四親廟之外祖功宗德不拘定數今除四
親廟外更請追尊高皇帝光武皇帝共立六廟從之

按後唐晉漢皆出於夷狄者也莊宗明宗既捨其祖而祖
唐之祖矣及敬瑄知遠崛起而登帝位俱欲以華冒自詭
故於四親之外必求所謂始祖者而祖之張昭之言議正

而詞違矣至漢初則段顛竇正固之徒曲為諂附乃至上祖高以為六廟然史所載出自沙陀部之說固不可掩也竟何益哉

周太祖廣順元年有司議立四親廟從之

宋太祖皇帝建隆元年有司請立宗廟詔下其議兵部尚書張昭等奏謹案堯舜禹皆立五廟蓋二昭二穆與其始祖商建六廟蓋昭穆之外祀契與湯周立七廟蓋親廟之外祀太祖及文武漢初立廟悉不知禮魏晉始復七廟之制江左相承不改然七廟之中猶虛太祖之室隋文但立高曾祖禰四廟而已唐因隋制立四親廟梁氏而下不易其法稽古之道斯為折衷伏請追尊高曾四代號謚崇建廟室奏可判太常寺竇儼奏議皇高祖文安府君請上尊號曰文獻皇帝廟號德祖陵號欽陵皇曾祖中丞府君請上尊謚曰惠元皇帝廟號順祖陵號康陵皇祖驍衛府君請上尊號曰簡恭皇帝廟號翼祖陵號定陵皇考周龍捷左廂都指揮使太尉府君請上尊謚曰昭武皇帝廟號宣祖陵曰安陵皇高祖妣崔氏請上尊謚曰文懿皇后皇曾祖妣桑氏請上尊號曰惠明皇后皇祖妣京兆郡大夫劉氏請上尊號曰簡穆皇后詔從之九月丙午上御崇元殿備禮冊四親廟奉安神主行上謚之禮二年祔明憲皇后杜氏神主於宣祖室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正月有司言案唐制長安太廟九九廟同殿異室其制二十一間皆四注東西夾室各一前後面各三階東西各二側階國朝太廟四室室三間今太祖并祔共成五室請依長安之制東西留夾室外餘十間分為五室室二間從之四月巳郊奉神主祔廟以孝明皇后王氏配仍置尊號冊寶於室內

真宗咸平元年三月詔議太祖廟號禮官請與太宗合祭同位異坐太祖位仍稱孝子從之

判太常禮院李宗訥等言伏見僖祖稱曾高祖太祖稱伯文懿惠明簡穆昭憲皇后並稱祖妣孝明孝惠孝章皇后並稱伯妣案爾雅有考妣王父母曾祖王父母高祖王父母及世父之別以此觀之唯父母得稱考妣今請僖祖止稱廟號順祖而下即依爾雅之文事下尚書省集官議定戶部尚書張齊賢等上言王制曰天子七廟謂三昭三穆并太祖之廟而七前代或有兄弟繼及亦移昭穆之列是以漢書為人後者為之子所以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又禮云天子絕蕃喪安得宗廟中有伯氏之稱乎其唐朝及五代有稱者蓋禮官之失非正典也請自今有事於太廟則太祖并諸祖室稱孝孫孝曾孫嗣皇帝太宗室稱孝

子嗣皇帝其爾雅考妣王父之文本不謂宗廟言也歷代既無所取於今亦不可行詔禮官別加詳定禮官言按春秋左氏傳文公二年躋魯僖公正儀云禮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此明閔僖兄弟繼統同為一伐又魯隱桓繼及皆當穆位江都集禮晉建武中憲懷二主兄弟同位異坐尚書盤夷有商及王史記云陽甲至小乙兄弟四人相承故不稱嗣子而曰及王明不繼元之統也唐中宗睿宗皆處昭位恭宗文宗武宗昭穆同為一世伏請僖祖室止稱廟號后曰祖妣順祖室曰高祖后曰高祖妣翼祖室曰皇祖考后曰皇祖妣祝文稱孝孫太祖室曰皇伯考妣太宗室曰皇考妣每大祭太祖太宗昭穆同位祝文並稱孝子其別廟稱謂亦請依此詔都省復集兩制丞郎參議以聞既而都省上議伏以古者祖有功宗有德皆先有其實而後正

其名今太祖受命開基太宗續承大寶則百世不祧之廟矣豈
有祖宗之廟已分二世昭穆之位擬同一代如臣等前議引漢
書云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以正父子之道以定昭穆之議則至
公而無疑也必若同為一代則是太宗不得自為世數也不得
自為世數則何以得為宗乎不得為宗則何以得為百世不祧
之主乎又云春秋正義禮子父異昭穆兄弟昭穆同亦不言昭
穆不可異此又不可為證也今若序為六世以一昭一穆言之
則上無毀廟之嫌下有善繼之美於禮為大順於時為合宜河
嫌而謂不可乎翰林學士宋浚等又言三代而下兄弟相繼則
多昭穆異位未之見也况古之鴻儒賀循溫嶠之徒議其事者
幾甚今詳都省所議皇帝於太祖廟室稱孝孫臣竊疑焉欲望
重下有司審加詳定詔令禮官再討典故禮官言按禮記祭統

曰祭有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疎之序而無亂也公
羊傳公孫嬰齊為元歸父之後春秋謂之仲嬰齊何休云弟無
後凡之義為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故不言仲孫明不以子
為父孫晉賀循議兄弟不合繼位昭穆云商入六廟親廟四并
契湯而六比有兄弟四人相襲為君者便當上毀四廟乎如此
四世之親盡無復祖禰之神矣又商紀成湯為君合十二代而
正代唯六易乾鑿度曰商帝乙六世王也以此言之明兄弟不
為正代也溫嶠議兄弟相繼藏主室之事云若以一帝為一世
則當不得祭於禰乃不及庶人之祭也夫兄弟同世於恩既順
於義無否文宗朝禘祫儀云布昭穆之坐於戶外皇伯考中宗
皇考睿宗並坐於南廟北向同列穆位又唐郊祀錄德宗朝祝
文以中宗為高伯祖續曲臺禮祫祭圖中宗睿宗俱列昭位晉

王導荀崧等議太宗無子則立支子又曰為人後者為之子無兄弟相為之文所舍至親取遠屬者蓋以兄弟一體無父子之道故也竊以七廟之制百王是尊至於祖有功宗有德則百世不遷之廟也父為昭子為穆則萬世不刊之典也今議者引漢書曰為人後者為之子殊不知弟不為兄後子不為父孫春秋之深旨也父謂之昭子謂之穆禮記之明文也又按太宗饗祀太祖二十有二年稱曰孝弟此不易之制又安可追改乎唐玄宗謂中宗為皇伯考德宗謂中宗為高伯祖則伯氏之稱復何不可臣等參議自今合祭曰太祖太宗依典禮同位異坐太祖乃舊稱孝子奏可

景德元年詔有司祥定明德皇后李氏升祔之禮上議曰唐睿宗昭成肅明二后先天之始惟以昭成配饗開元之末又以肅明遷祔恭惟懿德皇后久從升祔雖先後有殊在尊親一貫請同祔太宗室以先後次之詔尚省集官詳議咸如禮官之請乃並祔太廟

三年龍圖閣待制陳彭年言按漢書高平侯魏洪坐酎宗廟騎至司馬門削爵一級此則騎不廟司馬門之明文也伏見太廟別有偏門及東門祀宮入齋宮殿庭尚遠其后廟雖有一門每遇禘祫神主由之出入兼又齋口正與殿門相對數步而已祀官皆乘馬而入實非恭恪望自今中書門下行事許乘馬入太廟東門自餘並不得乘入庶彰實奉以廣孝思詔祀官遇兩許乘馬入東門等從止門外餘如所請

太中祥符元年六月以將封禪詔有司議加上太祖太宗尊謚後又詔太廟六室各奉上尊謚二字中書門下請加僖祖謚曰文獻

睿和皇帝順祖曰惠元睿明皇帝翼祖曰簡恭睿德皇帝宣祖曰昭武睿聖皇帝太祖曰啓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太宗曰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睿烈大明廣孝皇帝遣宰相王旦等奉上用寶

三年十二月詔曰朕以親祀后祇昭告祖考詳觀定儀有所未安入廟則步武正門至庭則廻班東向且躬申祇見禮尚尊虔當整寅恭庶申誠愨自今謁廟朕當由東偏門入至殿庭不得令百官廻班

仁宗嘉祐時集賢校理邵必言周禮小宗伯之職九王之會同甸彼禱祠肆儀為位鄭氏注云若今時肆儀司徒府今習宮廟儀而啓室登殿拜則小挹奠則虛爵樂舉祝歌舞備行綴慢藝神靈莫斯為甚夫習儀者本以防失禮而瀆神也奈何天子未行親祠而有司先瀆之宜習於尚書省以此禮司徒府下禮院兩制定而從之

嘉祐七年六月時英宗已即位仁宗將祔廟修奉太廟使蔡襄上八室圖廣廟室并夾室為十八間神主奉安齊殿數月而成舊廟室前楹狹隘每楹拾陳序昭穆南北不相對左右祭器填委不中儀式嘉祐親拾增築土階張陞幣乃可行禮宗正丞趙觀請廣階陛如親拾時凡二丈七尺初禮院請增廟室孫抃等以為七世之廟據父子而言兄弟則昭穆同不得以世數之商祖丁之子陽甲盤庚辛小乙皆有天下廟有始祖有太祖有太宗有中宗若以一君為一世則小乙之祭不及其父故晉之廟十一室而六世唐之廟十一室而九世中宗睿宗之於高宗恭宗文宗武宗之於穆宗同居穆位國朝太祖之室太宗稱孝弟真宗稱孝子大行稱孝孫而禘

三廟考卷之三
宗廟考
十六
拾圖太祖太宗同居昭位南向真宗居穆位北向蓋先朝稽用古
禮著之祀典大行神主祔廟請增為八室以備天子事七世之禮
龍圖閣直學士盧士宗天章閣待制司馬光以為太祖以上之主
雖屬尊於太祖親盡則遷故漢元之世太上廟主遷於寢園魏明
章府君自是以下大抵過六世則遷蓋太祖未正東向故止祀三
昭三穆已正東向則并昭穆為七世唐初祀四世太宗增祀六世
及太宗祔廟則遷洪農府君高宗祔廟又遷宣皇帝皆祀六世前
世成法也明皇立九室祀八世事不經見若以太祖太宗為一世
則大行祔廟信祖親盡當遷夾室祀三昭三穆於先王典禮及近
世之制無不合復詔并議曰自唐至周廟制不同而皆七世王
制三昭三穆與太祖自周以上所謂太祖非始受命之王特始封

之君而已今僖祖雖非始封之君要為立廟之祖方廟數未過七
世之時遂毀其廟遷其主考三代之禮亦未嘗有如此者也漢魏
及唐一時之議恐未合先王制禮之意乃存僖祖之室以備七室
禮院定用學士范鎮請置殿藏冊寶在太廟神門外九神御殿者
古之原廟天聖初禮儀院言正月朝拜尊聖院神御在諒闇請差
輔臣酌獻知制誥張師德奉安太祖太宗御容于鴻慶宮迎景靈
宮真宗御容奉安于西京應天院曲赦西京自是多次宰相若近
臣為禮儀使入內都知押班御藥管勾儀衛先迎御容至文德或
會慶長春殿宿齋奉辭輔臣宗室前導既而酌獻出則百官辭于
近郊景靈舊齋即真宗所生修萬壽殿名曰奉真二年奉安塑像
又建殿于上清太平宮奉安御容改玉清昭應宮集靈殿為安聖
殿奉安土石像出御容奉安洪福院四年出御容奉安鴻慶宮五

年天章閣迎御容奉安慈孝寺崇真殿御飛白書額太后塑像侍側外無知者明年手詔宣示皆真宗神御也八年啓聖院太宗神御為求隆殿迎天章閣太祖御容奉安于太平興國寺開先殿九年永安縣建會聖宮奉安三聖明道二年慈孝寺莊獻神御為彰德殿景靈宮莊懿神御為廣孝殿奉安御容恭謝禮成迎龍圖閣太宗御容奉安壽寧堂景福殿真宗御容奉安福聖殿景祐二年改長寧宮為廣聖宮前殿有道家天神之像後起觀閣奉真宗神御占宮城西北隅晉安院元德莊穆神御為重徽殿四年萬壽觀修慈惠真容殿名曰廣愛禮賓使白仲達入內東頭供奉官蘇紹榮奉安太祖御容於揚州建隆寺即南征駐蹕之地景德中置殿繪御容而其制卑陋會占者言東南有王氣乃別構殿易以塑像為章武殿是歲開元殿火康定初鴻慶宮神御殿又火罷修神御

即舊基構齊殿每醮則旋設三聖位舊像壑宮側慶曆六年重修開先殿御飛白書榜迎天章閣太祖御容奉安七年鴻慶宮復修三聖神御曲赦南京八年自萬壽觀奉宣祖太祖太宗御容于隆親宅真宗御容于天章閣皇祐五年會靈觀火權奉三聖于景靈宮滁州通判王靖請滁并澶三州建殿以奉神御即芳林園命工寫三聖御容車駕詣萬壽觀辭翌日奉太祖于滁州天慶觀端命殿太宗于并州資聖院統平殿真宗于澶州開福院信武殿各以輔臣為迎奉使副具儀仗導至近郊內臣管勾奉安百官辭觀門外帝謂輔臣曰并州言四月二十二日奉安太宗御容仍少平晉記來上蓋紀太平興國四年征討之事是時車駕亦以四月二十二日至太原城下何其異也葺重徽隆福殿奉安明德元德章穆皇后至和元年重修開先殿奉神御于天章閣萬壽觀延聖殿神

御帳損權徙別殿二年帳成奉安真宗金像天章閣迎太祖孝明
皇后御容奉安開先殿數日又迎太宗元德皇后御容奉安永隆
殿

諫官范鎮言并州素無火災自建神御殿未幾而輒焚天意若
曰祖宗御容非郡國所宜奉安者近聞下并州復如崇建是徒
事土木重困民力非所以答天意也自并州平七十七年故城
父老不入新城宜寬其賦輸緩其徭役以除其患使河東之民
不忘太宗之德則陛下孝思豈特建一神御殿比哉

歐陽脩言神御非人臣私家之禮下兩制臺諫禮官議以為
用春秋之義罷郡國廟今睦親廣親宅所建神御不合典禮宜
悉罷帝以廣親置已久唯罷修睦親神御

文獻通考卷之九十三

文獻通考卷之九十四

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宗廟考

英宗治平初景靈宮西園作仁宗神御殿曰孝嚴別殿曰寧真齋
殿曰迎釐景靈西門曰廣祐明年奉安次日太后酌獻大臣分獻
天興諸殿符支在京諸軍班錢

初真宗太中祥符五年以聖祖臨降作景靈宮至天聖元年二
月詔脩宮之萬壽殿以奉真宗皇帝殿成榜曰奉真明道二年
又建廣孝殿十月二十九日奉安章懿皇后神御儀衛迎尊祭
告皆如天聖二年奉真殿禮治平元年三月又詔就宮之西園
建殿以奉仁宗皇帝八月殿成榜曰孝嚴二年四月十七日奉
安御容帝親行酌獻命大臣分詣諸神御代行禮翌日皇太后

酌獻皇后大長公主以下內外命婦陪位于廷詔每歲下元朝
 謁如奉真殿儀九月詔名齋殿曰迎鑿十二月名宮之西門曰
 廣祐凡七十年間神御在宮者四其他寓諸寺觀者十一所元
 豐五年神宗皇帝始就景靈官作十一殿在京宮觀寺院神御
 悉皆迎奉入內盡合帝后而奉以時王之禮元祐元年作宣光
 殿後改為紹聖二年作顯承殿元符三年作西宮以顯承殿為
 館御之首易名曰大明又作坤元殿重光殿政和四年作柔儀
 殿於是兩宮舍為前殿九後殿八山殿十六閣一鐘樓一碑樓
 四經閣一齋殿三神厨二道院一東宮正南門曰景靈宮門門
 內有東西橫門其北曰天興殿門門內曰天興殿以奉聖祖九
 天司命天尊大帝玉石像刻真宗皇帝聖容侍立大中祥符及
 奉禧和皇帝順祖皇帝翼祖皇帝版位元豐五年東西廊門曰左

右正元殿後門曰保寧以奉元天大聖后像大中祥符及文懿

皇后惠明皇后簡穆皇后孝惠皇后孝章皇后淑德皇后章懷

皇后版位元豐五年閣上奉聖祖及六僊官大中祥符自西橫門

西出九前後殿各三曰天元殿以奉宣祖皇帝山殿曰來寧其

後曰太始殿以奉昭憲皇后山殿曰宴娛次西曰皇武殿以奉

太祖皇帝山殿曰靈游其後曰儷極殿以奉孝明皇后山殿曰

凝神又西曰大定殿以奉太宗皇帝山殿曰天遊其後曰輝德

殿以奉懿德皇后明德皇后元德皇后山殿曰冷風自東橫門

東出九前後殿各三曰熙文殿以奉真宗皇帝山殿曰大虛其

後曰衍慶殿以奉孝穆皇后章獻明肅皇后章懿皇后山殿曰

丹臺次西曰美成殿以奉仁宗皇帝山殿曰晨霄其後曰繼仁

殿以奉慈聖光獻皇后山殿曰靈晷又西曰治隆殿以奉英宗

皇帝山殿曰昭清其後曰徽音殿以奉宣仁聖烈皇后山殿曰寧真齋殿在天興殿之東曰明福西曰迎釐神厨道院皆在宮之西南西宮正南門曰燕昌門其北曰大明殿門內曰大明殿以奉神宗皇帝山殿曰靈德其後曰坤元殿以奉欽聖憲肅皇后欽成皇后欽慈皇后山殿曰顯光其西曰世德門其北曰重光殿門內曰重光殿以奉哲宗皇帝山殿曰靈臺其後曰柔儀殿以奉昭懷皇后山殿曰靈煒齋宮在宮之東偏正南曰昭德門門內曰紫誠殿神厨正官之東南殿閣齋宮及廊廡共為臺二千三百二十區凡累朝文臣執政官武臣節度使以上並圖形於兩廡

元豐時脩定儀註所言先王之制設廟於前以象生之有朝設寢於後以象生之有寢朝以藏木主列昭穆之序寢有衣冠几

杖象平生之居先儒謂薦其血毛腥其俎為薦上古之食退而合享體其大豕牛羊為薦今世之食儀禮曰燕養饋羞湯沐之饌如他日者鄭氏云孝子不忍一日廢其事親之禮故也後世因之故方其薦上古之食於廟則時王之制有所不行薦今世之饌於寢則先王之禮有所不用有唐追尊老氏立太清宮於西都凡將郊祀必先朝焉歲四孟月亦先薦焉天寶詔曰我祖澹然常在為道之宗既殊有盡之期須依事生之禮以祭用質明乃尚陰之義故改以卯初冕服策祝非事生之謂故停而不用章聖皇帝席厚德之流光推瓊源之自出乃崇琳館以事聖祖雖採太清之儀實蒸原廟之制聖聖纂承益昭前烈然而如在之容或寓於浮圖之祠朝拜之日尚因於道家之禮至於儀物雜以古今義或未稱時亦有待陛下純孝自天至誠繼志肆

宏屋宇哀合僊聖規摹恢廓咸出曆畫旬歲之間其功大就將期落成之始聿嚴親饗之事爰敕有司議其典式伏按原廟雖出於近世餘意乃祖乎先王夫孝之於親也事亡如事其生思之欲見其人齋三日必見其所為齋者不敢以生事之故有廟焉示不忘古所以神之也不敢以亡事之故有寢焉以象其平生所以親之也多方以求之而其躬饗如在左右故曰唯孝子為能饗親陛下此詔禮官講明大廟之禮斷之以古其非先王之法者去而弗用則今日設原廟之禮宜酌今制猶前日之詔意也周官四時之祭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皆於首時蓋君子感時物之變而思其親得疏數之中者也伏請以四孟月告朝獻景靈宮天子常服行事薦聖祖殿以素饌神御殿以饌羞器服儀物悉從今制登降薦獻參酌朝謁之儀凡古之事

一切不違以合先王事亡如存之義緣饗儀註乞下本所詳定從之時祖宗帝后神御皆寓於宮觀寺院在京師者十有五神宗作景靈宮而在京寺觀神御悉迎奉入內所存者惟萬壽觀廷聖廣愛寧華三殿焉後又詔宗室宮院有祖宗御容遣內侍奉迎藏于天章閣自是臣庶之家凡有御容悉取藏禁中

治平四年神宗已即位英宗皇帝將祔廟太常禮院請以神主祔於太廟第八室僖祖皇帝文懿皇后神主依唐故事祔藏於西夾室自仁祖而上順祖以次升遷請下兩制以上參議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等議同堂八室廟制已定僖祖當祔合於典禮九月奉安八室帝后神主奏告太廟祔藏僖祖皇帝文懿皇后神主於西夾室祔英宗於太廟罷僖祖諱及文懿皇后忌日

熙寧五年中書門下言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

祖有廟與商周稷契疑無以異今毀其廟而藏主于夾室替祖考之尊而下祔于子孫殆非所以順祖宗孝心事亡如存之義請以所奏付之兩制詳議而擇取其當者時王安石為相不主祧遷之議故復有此請乃復奉僖祖于太廟遷順祖神主藏于夾室

翰林學士元絳知制誥王益柔陳繹曾布直舍人院許將張璠上議曰自古受命之王既以功德饗有天下皆推其本統以尊事其祖故商周以契稷為始祖者皆以承其本統而依以有功與封國為重輕也諸儒以契稷有功於唐虞之際故謂之祖有功若必以有功而為祖則夏后氏不郊繇矣今太祖受命之初立親廟自僖祖以上世次既不可得而知則僖祖之為始祖無疑矣倘謂僖祖不當此契稷為始祖是使天下之人不復知尊祖而子孫得以有功加其祖考也傳曰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

毀廟之主皆陞合食于太祖今遷僖祖之主而藏於太祖之室則是僖祖順祖翼祖宜祖禘祭之日皆降而合食也情文不順無甚於此請以僖祖之廟為太祖則合於先王之禮意翰林學士韓維議曰昔先王既有天下迹其基業之所由起奉以為太祖所以推功美重本始也故子夏序詩稱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後世有天下者持起無所因故遂為一代太祖太祖皇帝孝友仁聖睿知神武兵不血刃坐清大亂子孫遵業萬世蒙澤功德卓然為宋太祖無可議者僖祖雖於太祖為高祖然仰迹功業未見其有所因上尋世繫又不知其所以始若以所事契稷奉之竊恐於古無考而於今亦有所未安今之廟室與古殊制古者每廟異宮今祖宗同處一堂而西夾室在順祖之右考之尊卑之次似亦無嫌特章閣待制孫固請特為僖祖立室由太祖

而上親盡迭毀之主皆藏之當禘祫之時以僖祖權居東向之位(太祖)順昭穆之列而從之取毀廟之主而合食則僖祖之尊自有所申以僖祖立廟為非則(周)人別廟姜嫄不可謂非禮秘閣校理王介請依周官守祧之制創祧廟以奉僖祖庶不下附子孫夾室以替遠祖之尊議既上帝頗以韓維之說為是而王安石以維言夾室在右為尊與固言禘祫僖祖居東向之說為非理帝亦然又問前代郊配與宗祀明堂之禮安石以安僖祖為始祖則郊祀當以配天若宗祀明堂則(太祖)太宗當迭配帝又疑明堂以(英宗)配天與僖祖為始祖之說遂下禮官詳定同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張師顏同知禮院張裕梁燾等議曰昔者(商)周之興本於契稷故奉之為太祖後世受命之君功業特起不因前代則親廟迭毀身自為祖(鄭)康成去(夏)五廟無太祖自

(禹)與二昭二穆而已(唐)張薦去(夏)后以禹始封遂為不遷之祖是也若始封世近上有親廟則擬祖上遷而太祖不毀(魏)祖武帝則(虞)士法毀(唐)祖(景)帝則(洪)農迭毀此前世祖其始封之君以法契稷之明例也(唐)韓愈有言事異(商)周禮從而(魏)晉(琅)邪王德文曰七廟之義自由德厚流光饗祀及遠非是為太祖申尊祖之祀其說是也禮天子七廟而太祖之遠近不可以必故但云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未嘗言親廟之首必為始祖也國家以僖祖親盡而祧之奉(景)祐之詔以(太祖)皇帝為帝者之祖是合於禮矣國初張昭任徹之徒不能遠推隆極之制因緣近比請建四廟遂使天子之禮下同諸侯若使廟數備六則東當上推兩世而僖祖次在第三亦未可謂之始祖也謹按建隆四年親郊崇配不及僖祖開國以來大祭盡其東向斯乃祖

宗已行之意也請略倣周官守桃之制築別廟以藏僖祖神主
大祭之歲祀於其室太廟則一依舊制虛東向之位郊配之禮
則仍其舊同知太常禮院蘇拯請即景靈聖祖之宮祔安僖祖
即與唐祔獻懿二祖於興聖明德廟禮意無異同判禮儀事周
孟陽知太常禮院宋充國禮院檢詳文字楊傑議玉牒帝系自
僖祖而上世次莫知則僖祖為始祖無疑宜以僖祖配感生帝
其舊制以祖宗配侑並無更易人情禮意莫不為順同判太常
寺兼禮儀事章衡請尊僖祖為始祖而次祧順祖以合子為父
原之義推僖祖侑感生之祀而祧宣祖配位以合祖以孫尊之
義餘凡如舊制帝以群議紛紜不能決而馮京欲以太祖正東
向之位安石力主元絳等初議遂從之帝問配天孰從安石曰
宜祖見配感生帝欲改以僖祖配帝然之於是請奉僖祖神主
為太廟始祖遷順祖神主藏之夾室孟春祀感生帝以僖祖配
詔下太常禮院詳定儀註安石本議欲以僖祖配天帝不許故
更以配感生帝

元豐元年詳定郊廟禮文所言古者父子異宮祖禰異廟今之廟
制與古不侔遂圖上八廟異宮之制以始祖居中分昭穆為左右
自北而南僖祖為始祖翼祖太祖太宗仁宗為穆在右宣祖真宗
為昭在左皆南面北上詔詳定本朝可行典禮陸佃張璪所議昭
穆之位各不同佃璪詳議見朱子論古今朝制條下詔俟廟制成日取旨

晦庵嘗言太祖昭穆廟制一事千五六百年無人整理且以
為神宗嘗討論舊典將復古制而惜其未及營建愚以為後
王之失禮者豈獨廟制一事而廟制之說自漢以來諸儒講
究非不詳明而卒不能復古制者蓋有由矣如天子七廟三

昭三稷并太祖之廟而七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稷為宗亦如之餘則親盡迭毀其制則外為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子在北東向左昭右稷以次而南夫人而能知之也然此乃殷周之制殷以契為太祖而成湯及三宗則為有功德不毀之廟周以稷為太祖而文武則為有功德不毀之廟周以稷為太祖而文武則為有功德不毀之廟其餘則親盡而毀夫稷契皆有大功於生民以此受封傳世至于湯武受命與王推其所自本於契稷故奉之以為太祖舉無異詞若後之有天下者則皆功業特起不因前代然既即帝位必以天子之禮事其祖考如漢之太公晉之征西豫章唐之宣懿景元宋之僖順翼宣皆帝者之祖宗享七廟之嚴奉可也若推以為太祖而比之稷契則固不侔矣是以韋玄成劉歆諸人講論廟制備矣而終不能復殷周之制者蓋太祖之位未定故也古之禘祫蓋奉太祖與毀廟未毀廟之主而合祀之其制則太祖東向左昭右穆以次為位而祫之然唐世以景帝為太祖唐公李丙高祖父當中脩間則景帝世近在昭三稷之內故禘祫則虛東向之位而太祖列於昭穆至代宗以後景帝方居第一室禘祫得以正位然獻懿二祖景帝之祖親盡已毀而禘祫則合祭故當時建議者請景帝禘祫之時暫居昭穆屈已以奉祖宗而以獻祖東向然則唐世之禘祫如太祖東饗之位其始也虛之其末也則景獻二帝迭處之矣然祭祀乃一時之禮虛其位可也迭處其位亦可也宗廟有百世之規既立太祖之廟不可復虛既入太祖之廟不可復遷姑以熙寧之事言之當時以僖祖為太祖而自翼祖以下至英宗為三昭三稷是矣然僖祖本無功德非宋所以

昭三稷并太祖之廟而七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稷為宗亦如之餘則親盡迭毀其制則外為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子在北東向左昭右稷以次而南夫人而能知之也然此乃殷周之制殷以契為太祖而成湯及三宗則為有功德不毀之廟周以稷為太祖而文武則為有功德不毀之廟其餘則親盡而毀夫稷契皆有大功於生民以此受封傳世至于湯武受命與王推其所自本於契稷故奉之以為太祖舉無異詞若後之有天下者則皆功業特起不因前代然既即帝位必以天子之禮事其祖考如漢之太公晉之征西豫章唐之宣懿景元宋之僖順翼宣皆帝者之祖宗享七廟之嚴奉可也若推以為太祖而比之稷契則固不侔矣是以韋玄成劉歆諸人講論廟制備矣而終不能復殷周之制者蓋太祖之位未定故也古之禘祫蓋奉太祖與毀廟未毀廟之主而合祀之其制則太祖東向左昭右穆以次為位而祫之然唐世以景帝為太祖唐公李丙高祖父當中脩間則景帝世近在昭三稷之內故禘祫則虛東向之位而太祖列於昭穆至代宗以後景帝方居第一室禘祫得以正位然獻懿二祖景帝之祖親盡已毀而禘祫則合祭故當時建議者請景帝禘祫之時暫居昭穆屈已以奉祖宗而以獻祖東向然則唐世之禘祫如太祖東饗之位其始也虛之其末也則景獻二帝迭處之矣然祭祀乃一時之禮虛其位可也迭處其位亦可也宗廟有百世之規既立太祖之廟不可復虛既入太祖之廟不可復遷姑以熙寧之事言之當時以僖祖為太祖而自翼祖以下至英宗為三昭三稷是矣然僖祖本無功德非宋所以

興而肇造區夏光啓後裔者藝祖太宗也今僖祖為百世不
遷之太祖而藝祖太宗則親盡而毀之可乎藉曰以二祖同
文武世室亦百世不毀然周之文武其功德未嘗居后稷之
右今以僖祖為太祖而藝祖太宗僅同世室終不足以感人
心蓋宋太祖之廟非藝祖不足以當之而神宗之世繼及五
代以藝祖為太祖則七廟未可立也漢以來崛起而有天下
者必合以天子之禮事其祖考於是尊為始祖或推以配天
固不容論其功業之有無也逮其傳世既久子孫相承則自
當以建邦啓土創業垂統者為太祖而創業者所祖之祖固
未可以言百世不遷矣蓋後世太祖之位隨世而遷太祖之
議世各異論不能如殷契周稷之定於有天下之初而後世
子孫竟無以易也然則歷代所以不能復殷周七廟之制者

非不知古禮也正以追尊之祖無一人可以擬稷契者是以
太祖之議難決而太祖之位未定故耳

三年詳定禮文所言古者宗廟為石室以藏主謂之宗祐夫婦一
體同几共牢一室之中有左主右主之別正廟之主冬藏廟室西
壁之中遷廟之主藏於太祖太室北壁之中其焉去地六尺一寸
今太廟藏主之室帝后異處遷主仍藏西夾室求之於禮有所未
合請新廟既成並遵古制從之

六年詔太祖孝惠皇后孝章皇后太宗淑德皇后真宗章懷皇后
自別廟升祔太廟詳見后妃廟門

哲宗元祐元年禮部太常寺言有天下者事七世嘉祐詔書定七
世八室之制今神宗皇帝崇祔有曰僖祖皇帝為始祖萬世不遷
翼祖皇帝在七世之外於世次當祧先皇帝神主祔於太廟第八

室翼祖皇帝簡穆皇后劉氏神主依唐故事祧藏於西夾室置西
壁石室中列於順祖皇帝惠明皇后之次自英宗皇帝上至宣祖
皇帝以次升遷其祧藏之主每遇祫享即如典禮從之

紹聖元年祔宣仁聖烈皇后神主于太廟

元符三年二月時徽宗已即位禮部太常寺言晉成帝時宗廟十室至康

帝以成帝之弟承統不遷京兆府君始增一室為十一室合於溫

嶠等諸儒全七世之議考之歷代於禮為宜今哲宗升祔宜如晉

成帝故事於太廟殿增一室候廟成日神主祔第九室詔下符從

秘書省長貳參議乃權祔於太廟夾室

權知開封府吳居厚等議曰以兄弟為世則親親之恩未盡而

廟食已毀宜如禮部太常寺所請太廟增一室翰林學士承旨

蔡京議曰哲宗廟神宗皇帝大統父子相承自當為世今若不

祧遠祖不以哲宗為世則三昭四穆與太祖之廟而八宜深考

載籍遷祔如禮吏部侍郎陸佃黃裳刑部侍郎郭知章中書舍

人曾肇樞密都承旨范純禮議曰國朝自僖祖而下始備七世

故英宗祔廟則遷順祖神宗祔廟則遷翼祖今哲宗皇帝於神

宗父子也如禮官所議更增一室則廟中當有八世况唐文宗

即位則遷肅宗以敬宗為一故事不遠將來哲宗皇帝祔廟

當以神宗為昭上遷宣祖以合古三昭三穆之義詔如禮官所

議先是李清臣為禮部尚書首建增室之議侍郎趙挺之等知

之會清臣為門下侍郎論者多從其議惟曾肇等議異而蔡京

別議與肇同二議既上清臣辨說甚力帝訖從之六月禮部請

用太廟東室一間奉安哲宗神主詔依所請太常寺言若就東

夾室奉安不唯廟室不正兼狹隘不可容奉神之物請依八室

制度增建一室依舊存立夾室詔依初旨權行奉安太常少卿
孫傑又言今先帝神主措之夾室即是不得附於正廟與前詔
增建一室之義不同昨用嘉祐故事專置使備奉而備奉之使
乃請以夾室奉安神主亦與元置使之意相違請如太常前議
增建一室尚書省言先皇帝祔享太廟增室在東與祖宗並列
今廟室未備行禮有期若告遷神主更備廟室則期日迫趣功
力不及故須權宜及時升祔隨即增備豈為簡薄比之前代備
廟室不及權宜設權行事者不為不至詔速依初旨奉行八月
癸亥帝自集英殿導哲宗神主至宣德門外奉辭有司奉神主
翰林學士承旨蔡京題謚號行祔享之祭權祔于太廟夾室
詔特置景靈西宮奉安神宗皇帝于顯承殿為館寔之首昭示萬
世尊異之意建哲宗皇帝神御殿於西以東徧為齋殿

右正言陳瓘言近備建景靈西宮折移元豐庫大理寺軍器監
儀鸞司等處以其地奉安神考哲宗神御然可得而議者有五
事為夫國之神位左宗廟右社稷今廟據社位不合經旨此其
可議一也刑獄之地必有殺氣今乃擇此以建宮廟此其可議
者二也西宮之地雖去只移官舍不動民居而一寺一庫一監
一司移於他處遷此就彼亦有居民此其可議者三也昔者奉
安祖宗帝后神御散于寺觀之內神考合集諸殿會于一宮今
乃析而為二歲時酌獻鑿與分詣禮既繁矣事神則難此其可
議者四也顯承殿奉安以來一祖五宗神靈協會既久何用遷
徙宗廟重事豈宜輕動此其可議者五也望別行詳議瓘又言
陛下所以不敢輕改前議者謂神考素有脩西宮之意蔡京親
聞先訓而實錄備載其語故不可以不恭依也以臣觀之此乃

蔡京矯誣(神考)之訓無足信者元豐中(神考)於治隆殿後留基以待宣仁後因御史有請宣仁以其地為(神考)廟宮而紹聖大臣反謂宣仁輕蔑(神考)裁損廟制於是重建顯承殿以為奉安之地當(哲宗)之時蔡京最用事凡可以毀宣仁者無所不至豈有親聞(神考)之言可以證元祐之失而乃隱忍不聞于(哲宗)者乎臣是以知其為矯誣也不從

詔(仁宗)(神考)廟求祀不祀

詔曰蓋聞有天下者事七世則迭毀之制有常祖有功而宗有德則不遷之廟非一伏以(藝祖)應夫順人肇造區夏(太宗)受命繼伐底定寰宇(真宗)以聖繼聖撫全盛之運故(仁祖)並尊為百世不祀之廟恭惟(仁宗)皇帝躬天地之度以仁為治在位四十二年利澤施於四海蚤定大策授(英宗)以神器功隆德厚孰可

擬議(英宗)皇帝享祚日淺未究施設(神宗)皇帝以聖神不世出之資慨然大有為於天下政令法度莫不革而新之功業盛大謙抑不居而元祐之制未議尊崇宜令禮官稽叅故事考定(仁祖)(神考)廟制詳議以聞十一月權太常少卿盛次仲等言(仁宗)(神考)請如聖詔尊崇廟祐求祀不祀與天無極於是三省表請付外施行有詔恭依

崇寧二年詔祀宣祖以(哲宗)神主祔太廟第八室

詔曰欽惟(哲宗)實繼(神考)傳序正統十有六年升祔之初朕方恭默乃增一室於七世之外遂成四穆於三昭之間考禮與書曾靡有合比閱近疏特詔從臣并與禮官博盡覈見列奏來上援據甚明謂本朝自僖祖至(仁宗)始備七世當(英宗)祔廟上祀(順祖)(暨)(神考)祔廟又祀翼祖則(哲宗)祔廟父子相承自當為世

祧遷之序典禮可稽覽之惕然敢不敬聽其合行事件令禮部
太常寺詳議聞奏十二月禮部太常寺言祧遷之序當祧宣祖
昭武睿聖皇帝昭獻皇后杜氏神主藏於西夾室居翼祖簡恭
睿德皇帝簡穆皇后劉氏石室之次當遷之主每遇祫享即依
典禮其祧遷祭告興工擇日學士院撰祝文望依故事詔恭依
三年詔增大廟為十室復翼祖宣祖廟

詔曰朕惟有天下者事七世古之道也乃者有司以哲宗皇帝
嗣承神考父子相繼自當為世故上祧宣祖於夾室據經合禮
已依所奏去古既遠禮文殘闕諸儒之說不同鄭氏謂太祖及
文武不祧之廟與親廟四併而為七是不祧之宗在七廟之內
王氏謂非太祖而不毀不為常數是不祧之宗在七廟之外惟
我祖考功隆德大萬世不祧者今已五宗則七廟當祧者二宗

而已遷毀之禮近及祖考殆非先王尊祖奉先之意禮以義起
稱情為本可令有司集議典禮以聞禮官言先王之禮廟止於
七後王以義起禮乃有增至九廟者詳酌典故當自朝廷禮部
尚書徐鐸又言唐之獻祖中宗代宗與本朝僖祖皆嘗祧而復
今存宣祖於當祧之際復翼祖於已祧之後以備九廟禮無不
稱九月詔曰有天下者事七世古之道也惟我治朝祖功宗德
聖賢之君六七作休烈之盛軼于古先尊為不祧者至于五宗
遷毀之禮近及祖考求惟景祐欽崇之詔已行而不敢踰暨我
元祚尊奉之文既隆而不可殺雖欲如古莫可得也博考諸儒
之說詳求列辟之宜願守經無以見其全而適時當必通其變
爰稽衆議肇作彝倫惟息以稱情而為宜則禮以義起而無愧
是用酌鄭氏四親之論取王肅九廟之規參合二家之言著為

一代之典自我作古垂之將來庶安宗廟之靈以求邦家之福其合行典禮令禮部太常寺詳議聞奏十月詔曰仰惟翼祖在天毓璿源而璿發安陵有衍黎皇武於始基然循七世八室之規則數踰於古遵曰廟五宗之法則禮未應遷是用仰奉二祀之靈復還列聖之次雖豐不祀雖遠當隆豈惟禘三代之微猷蓋亦用本朝之故事其已祀翼祖當祀宣祖廟並復四年三月詔以後翼祖宣祖廟增太廟殿為十室尋以吏部侍郎王寧為脩奉使六月九廟奉禮畢宰臣蔡京率百官拜表稱賀五年三省言西京會聖宮諸陵旦望節日薦獻如景靈宮令式會聖宮制度模素且加脩飾九陳設器皿之類並三年一易違者以違制論從之

高宗建炎二年十月上幸揚州奉太廟神主于壽寧寺景靈宮神

御奉安于溫州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郡國廟國朝惟祖宗所嘗幸則有之建炎初虜圍西京急留守孫昭遠遣其將王仔奉啓運宮神御間道走揚州後遷于福州而末安軍會聖宮揚州章武殿之御容則遷于溫州天慶觀紹興十三年復奉溫州神御還臨安奉安于萬壽觀之後殿惟啓運留福州以守臣提舉成都府新繁縣御容殿者始在重光寺藥師院雍熙間僧道輝盡太祖皇帝御容于佛屋之後壁熙寧六年趙清獻為成都守請建殿奉安神宗不許但令設板屋欄楯以扃護之元豐七年走馬承受趙甞者更具奏得旨脩建殿宇創置門籓宦官監守朝謁以時紹興元年終南山上清太平宮道士訾全真等復持太宗真宗御容自岐下抵宣撫使張忠獻忠獻即遣

使奉安于太祖之側四年宣撫副使吳武安玠更自武興送
仁宗英宗神宗御容至殿奉安二十七年楊文安椿為兵部
侍郎言於朝有旨別加營繕始更為殿門外門二十九年乃
成時王特亨知府事請賜宮額及殿名不報淳熙中胡長文
入蜀始議即府之聖壽寺創殿以奉御容殿宇甚華供奉之
物亦浸備乃復乞官額于朝先是長文創雄邊軍數千人列
營府治之側又言石室學官聚川峽之士而每遇科舉皆歸
試其鄉乞為之別立解額事未行議者因謂今蜀已有太學
及殿前司獨欠景靈宮爾絲是格不下今春秋以府通判朝
謁用素饌道士讀祝文猶如終南之禮云

三年上幸杭州太廟神主并奉安于温州祭享皆差官攝事

紹興五年司封郎中林待聘言原廟在郡有禮故事而太廟神主

禮宜在都今新邑未真宜考古師載主之義遷之行闕以彰聖孝
於是就臨安府建太廟上行款謁之禮

十三年有司請擇爽塏之地做景靈宮舊規隨宜建置俟告成有
日迎還列聖辟容奉安新廟庶幾四孟躬行獻禮乃詔度地築宮
為三殿聖祖居前宣祖至徽宗居中元天大聖后及昭憲而下二
十一后居後七月新宮成上親詣行禮十月遣官自温州奉迎神
御至上乃詣天章閣西殿告遷徽宗及顯恭顯肅二后神御并奉
安焉

掌宮內侍七人道士十人吏卒二百七十六人上元結燈寒食
設鞦韆七夕設摩喉羅蔗幘歲時一易歲時酌獻二百四十羊
九帝后忌辰通用僧道四七人作法事十八年增建道院後又
以韓世忠賜第增築天興殿五楹中殿七楹後殿十有七楹齋

殿進食殿皆備遇孟享皇帝齋於內殿行事官齋於本司其日
質明皇帝先詣聖祖位前三上香進茶三進酒次詣宣祖位前
又次詣太祖太宗至於徽宗位前並如上儀次日皇帝詣元天
大聖后次詣昭憲皇后至顯肅皇后位前行禮並如前殿後殿
之儀

自渡江後行在蔡有定所神御奉安它州朝獻則遣官分詣至
紹興十二年和議成駐蹕臨安始備太廟原廟之制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自休兵後太祖創冊寶殿九帝后寶冊
泊郊廟金玉禮器皆藏焉始時令太常寺官一員季黜然第
省閱文曆而已乾道五年春因有盜竊禮器者中書門下始
奏令每季取索赤曆點檢足備用印對鎖具有無損失申省
二月己亥慶元五年夏太常寺奏太廟遺失皇后金寶二命大
丑降旨

理寺治之六月其既而廟之衛卒赴有司自首坐獄死蓋故
事冊寶以中人領其工作及盜去鑿而售之中乃鐵胎也絲
是事敗自後朝廷益謹其事月以祭官禮官中官各一員檢
視謂之點寶禮器中瑤爵玉瓚二事絕佳人間所未見其他
圭璧之抵多水漿色也冊寶中惟昭慈聖憲皇后謚冊以象
牙餘皆珉玉又有徽宗皇帝謚寶玉色尤溫粹

十五年詔倣東都舊制創欽先孝思殿於崇政殿之東凡朔望節
序生辰上皆親酌獻行香用家人禮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國朝宗廟之制太廟以奉神主一歲三
享朔祭而月薦新五享以宗室諸王朔祭以太常卿行事景
靈宮以奉塑象歲四孟享上親行之帝后大忌則宰相率百
官行香僧道士作法事而后妃六官皆亦繼往夫章閭以奉

畫像時節朔望帝后生辰日皆編薦之內臣行事欽先孝思
殿亦奉神御上日焚香而諸陵之上宮亦有御容時節酌獻
如天章閣每歲寒食及十月朔宗室內人各往朝拜春秋二
仲太常行園陵季秋監察御史檢視太廟之祭以俎豆景靈
宮用牙盤而天章閣等以常饌用家人之禮云迄今不改
十六年太常寺言契勘在京廟制每室東設戶西設牖西牆作拓
室藏祖宗帝后神主又有東西夾室其夾室止設戶見今行在太
廟繫隨宜脩蓋未曾安設拓室今既創行脩蓋即合體倣在京廟
制同殿異室脩蓋及將殿東西作兩夾室其兩夾室止設戶十一
室即依廟制設戶牖其殿南北深七丈每室於西壁縱北以南一
丈二尺作厚牆隨其安設拓室其西夾室亦合設拓室藏順祖室
神主詔從之乃廣太廟

工部侍郎兼太常少卿王晉言謹案春秋公羊說曰主藏廟室
西壁中以備火災左氏說曰主拓於宗廟言廟有拓室以藏神
主漢儀藏主於西墻壁墻中去地六尺一寸蓋墻即拓室也非
特備災亦神道尚幽之義然則古者廟必有主主必有拓鄭原
繁曰先君威公命我先人典司宗拓此諸侯廟主之拓也衛孔
惺使車反拓於西園此大夫廟主之拓也開寶通禮別廟時享
孝明孝惠皇后享日宮闈令入室開墻奉主神主置於座政和
五禮時享別廟儀享日祠祭官贊奉神主宮闈令於拓室內
惠恭皇后神主於神陸啓贗設于座至送神樂止祠祭官贊奉
神主入拓室宮闈令納神主於贗捧入拓室然則本朝故事別
廟后主亦有拓室自藝祖至徽宗未之有改也昨紹興五年祖
宗后神主至自温州始建太廟才為屋五間後稍增至七間皆

有殿而無室但置神主并置於案上以帳幃之每遇祭享則就案啓匱而薦獻於前其草創如此十二年祔懿節皇后乃建別廟亦如太廟其草創也十六年新造禮器告成詔增遶豆簠簋之數悉依典禮而太廟殿上迫狹不能容之於是始作新廟凡十三間除東西夾室之外為十一室各開戶牖安祔室於西牆略倣京師廟制惟別廟一位祭器不多遂且仍舊以至於今此有司因循之過也茲追冊皇后將祔於懿節之次既備別廟分為二室當各置祔室如累朝故事詔從之

董芬王普議當以藝祖為太祖正東向之位事見禘祫門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太廟自仁宗以來皆祀七世崇寧初蔡京秉政始取王肅說謂二祧在七世之外乃建九廟奉翼祖宣祖咸歸本室焉然王莽已營九廟唐明皇又用之非始於

蔡京也紹興中徽宗祔廟以與哲宗同為一世故無所祧及

并祔欽宗始祧翼祖高宗與欽宗同為一世亦不祧由是淳

熙末年太廟祀九世十二室及阜陵後土趙子直為政遂祧

僖宣二祖而祔孝宗時朱元晦在經筵獨以九廟為正子直

不從元晦議遂格及光宗祔廟復不祧今又祀九世矣

紹熙五年閏十月時寧宗已即位詔別建四祖殿於太廟大殿之西奉祧

主僖順翼宣四祖神主歲令禮官薦獻

宋朝自太祖追王僖順翼宣四祖以來每遇禘祫祖宗以昭穆相對而虛東鄉之位王安石用事以為僖祖以上世次不可知則僖祖之有廟與后稷疑無以異當時諸儒韓絳輩辨之不從時程頤為布衣為人言亦以安石之言為是熙寧八年夏禘于太廟以僖祖東嚮自是無敢議者紹興後董弁王普尤衰俱請

正太祖東嚮之位未克行先是英宗祔廟已祧順祖至欽宗祔廟又祧翼祖及高宗升祔遂為九世十二室至是孝宗將升祔趙汝愚當國欲併祧僖宣二祖事下侍從臺諫禮官議於是吏部尚書鄭僑等請祧二祖而正太祖東嚮之位諸儒如樓鑰陳傅良輩皆以為可詔從之僖等尋又奏請立僖祖別廟以順懿宣三祖祔藏時朱熹在講筵獨入議狀條其不可者四大略云皆有所疑若曰藏之夾室則是以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至於祔祭設陞於夾室之前則亦不得謂之祔欲別立一廟則喪事即遠有毀無立欲藏之天與殿則宗廟原廟不可相雜議者皆知其不安特以其心急欲尊奉太祖三年一祔時暫東嚮之故不知其實無益於太祖之尊而徒使僖祖太祖西嚮威

靈相與爭校疆弱於冥冥之中併使四祖之神疑於受損僖惶躑躅莫知所歸令人痛傷不能自已今但以太祖當日追尊帝號之令而默推之則知今日太祖在天之靈必有所不忍而不敢當矣又况僖祖祧主遷於治平不過數年神宗皇帝復奉以為始祖已為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者乎又言當以僖祖為始祖如周之后稷太祖如周之文王太宗如周之武王與仁祖之廟皆萬世不祧仁宗為昭英宗為穆與真宗主並藏西夾室神宗為昭哲宗為穆徽宗為明欽宗為穆高宗為昭孝宗為穆而高宗之廟亦萬世不祧若未能然則奉僖祖居第一室太祖居第二室太宗居第三室太祖太宗仍共為一世自真宗已下至于孝宗九九世十二室貼黃云續蒐訪得元祐大儒程頤之說以為太祖以上有僖順翼宣先嘗以僖

祧之矣介甫議以為不當祧順以下祧可也或難以僖祖無功業或謂靈芝無根醴泉無源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於此人安得為無功業故朝廷復立僖祖廟為得禮安石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熹切詳順之議論素與王安石不同至論此事則深伏之足以見義理人心之所同固有不約而合者又司馬光韓維之徒皆是大賢人所敬信其議偶不出此而安石乃以變亂穿鑿得罪於公議故欲堅守二賢之說并安石所當取者而盡廢之今以程頤之說攷之則是非可判矣議既上召對上於榻後取文書一卷曰此卿所奏廟議也可細陳其說熹先以所論畫為圖本貼說詳盡至是出以奏陳文之上再三稱善且曰僖祖自不當祧高宗即位時不曾祧壽皇即位亦不曾祧太上即位亦又不曾祧今日豈可容易可於榻前

數語俟徑批出施行熹方憊內批之弊因乞降出劄子再令臣僚集議上亦然熹既退即進擬詔意以上意諭廟堂則聞已毀四祖廟而遷之矣時汝愚既以王安石之論為非異議之徒懼其軋已藉以求勝事竟不行熹時已得罪遺汝愚書曰相公以宗子入輔王室而無故輕納鄙人之妄議毀拆祖宗之廟以快其私其不祥亦甚矣欲望神靈降歆垂休錫羨以求國祚於無窮其可得乎時太廟殿已為十二室故孝宗既升祔而東室尚虛熹以為非所以祝延壽康之意深不然之因自劾不堪言語侍從之選乞追奪待制章再上詔次對之職除授已久與廟議初不相關不許及光宗祔廟遂復為九世十二室云蓋自昌陵祔廟踰二百年而後正太祖之位自是年冬始而別建一殿以奉祧主于大殿之西隅歲命禮官薦獻焉今謂四祖殿者是也

按太祖東向之位或以為僖祖當居之或以為藝祖當居之自熙寧以來議者不一矣蓋自治平四年英宗已祔廟張安道等以為宜遵七世之制合祧僖祖詔從其說熙寧初王介甫當國每事務欲紛更遂主議以為僖祖宋之太祖不當祧而韓持國輩爭之以為太祖合屬之昌陵諸賢爭之愈力而介甫持之愈固遂幾至欲廢藝祖配天之祀以奉僖祖蓋其務排眾議好異遂非與行新法等固無怪也然愚嘗考之張安道建隨世祧遷之議韓持國執藝祖當居東向之說論則正矣而揆之當時則未可蓋古之所謂天子七廟者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三昭三穆則自父祖而上六世太祖則始封受命以有功德而萬世不祧遷者本非第七世之祖也今神宗之世而獨祧僖祖則

順翼宣太

謂太祖太宗共為一世

真仁英

猶七世也是將祧僖祖而以順祖為太祖不可也僖順俱無功德非商契周穆之

倫今當時之議其欲祧僖祖者特以其已在七世之外其不祧順祖者特欲以備天子七廟之數然不知親盡而祧者昭穆也萬世不祧者太祖也今以三昭三穆言則僖順皆已在祧遷之數以萬世不祧言則二祖俱未足以當之是姑以當祧之祖而權君太祖之位耳若不以順祖為太祖則所謂七世者乃四昭三穆矣非所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也若必曰虛太祖之位而只祀三昭三穆則當併僖順二祖而祧之又否則姑如唐人九廟之制且未議祧遷雖於禮經不合而不害其近厚今獨祧僖祖則順祖隱然居太祖之位矣此其未可一也如藝祖之合居東

向為萬世不祧之(太祖)其說固不可易然(神宗)之時上距(藝祖)纔四代五廟耳若遽以為太祖則僖順以下四帝皆合祧而天子之廟下同於諸侯矣此其未可者二也諸賢之說大槩只以為不可近捨創業之(藝祖)而遠取追尊之(僖祖)介甫務欲異眾則必欲以其所以尊(藝祖)者尊(僖祖)而於當時事體皆未嘗審訂若以前二節者反覆推之則尊(僖祖)者固失矣而遽尊(藝祖)者亦未為得也至(寧宗)之初年則不然矣自(藝祖)創業以來已及八世十二廟則(僖祖)順(翼宣)之當祧無可疑者於此時奉(藝祖)正東向之位為萬世不祧之祖更無拘礙而董弁王普等所言乃至當之論矣二人議見晦庵獨以伊川曾是介甫之說而猶欲力主(僖祖)之議則幾於膠柱鼓瑟而不適於時黨同(異)而(不當)於理愚固未敢以為然也

天子宗廟之制見於經傳甚明歷代諸儒因經傳所載而推明之其說亦甚備然終不能依古制立廟者其說有二一則太祖之議難決二則昭穆之位太拘太祖之議難決愚既詳言之其前段者矣若昭穆之位太拘則請得而備言之蓋諸儒言廟制者莫詳明於晦庵之說既為之說又為之圖說及圖俱見周廟制下覽者一見可決矣其大槩謂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太祖百世不遷以下六廟親盡則毀而逝遷昭常為昭穆常為穆附昭則群昭皆動而穆不移附穆則群穆皆移而昭不動且引書穆考(文王)詩率見昭考及左傳(文)之昭也(武)之穆也以為證蓋(文)為穆則(文)之孫及玄孫皆(穆)其子與曾孫皆昭也(武)為昭則(武)之孫

及玄孫皆昭其子與曾孫皆穆也既創此六廟之後其新
陟王之升祔者昭入于昭穆入于穆截然不可紊此立廟
之制也然愚以為此制也必繼世以有天下者皆父死子
立而後可若兄終弟及則其序紊矣姑以晦庵之圖考之
其圖自武王至于幽王皆定六廟三昭三穆之位然自懿
王之前皆父傳之子則其序未嘗紊也懿王崩孝王以共
王之弟懿王之叔繼懿王而立故晦庵廟圖宣王之世則
以穆懿康為昭共孝厲為穆夫穆王於世次昭也共王為
穆王之子於世次穆也懿王為穆王之孫則繼穆王而為
昭是也孝王為共王之弟而以繼共王為穆雖於世次不
紊然以弟而據孫之廟矣至夷王為懿王之子世次當穆
而圖反君昭厲王為夷王之子世次當昭而圖反君穆則

一孝王立而夷厲之昭穆遂至於易位於是晦庵亦無以
處此不過即其繼立之先後以為昭穆而不能自守其初
說矣又况宣王之世三昭三穆為六代則所祀合始於昭
王今因孝王廁其間而其第六世祖昭王雖未當祧而已
在三昭三穆之外則雖名為六廟而所祀止於五世矣然
此所言者昭穆祧遷之紊亂不過一代而已前乎周者為
商商武丁之時所謂六廟者祖丁南庚陽甲盤庚小辛小
乙是也然南庚者祖丁兄子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又皆祖
丁子也姑以祖丁為昭言之則南庚至小乙皆祖丁子屬
俱當為穆是一昭五穆而武丁所祀上不及曾祖未當祧
而祧者四世矣後乎周者為唐唐懿宗之時所謂六廟者
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是也然穆宗宣宗皆憲宗

文宗通考卷九十四 六月考 十三

之子敬宗文宗武宗又皆穆宗之子姑以憲宗為昭言之
則穆宣為穆敬文武為昭是四昭二穆而懿宗所祀上不
 及高祖未當祧而祧者三世矣蓋至此則不特昭穆之位
 偏枯而祧遷之法亦復紊亂若必欲祀及六世則武丁之
 時除太祖之外必創十廟懿宗之時除太祖之外必創九
 廟而後可且繼世嗣位者既不能必其為弟為子而創立
 宗廟之時亦安能預定後王之入廟者或穆多昭少如殷
 之時或昭多穆少如唐之時哉則立廟之制必合於將升
 祔之時旋行營創屬乎昭者於太祖廟之左建之屬乎穆
 者於太祖廟之右建之方為合宜而預立六廟定為三昭
 三穆以次遞遷之說不可行矣又必如晦庵之說外為都
 宮內則各有廟有寢有門有垣則其制甚大且必在國中

門之左則其地亦有限昭穆之位既已截然則武丁之時
 雖五穆而不可侵昭之地而昭之地多虛懿宗之時雖四
 昭而不可居穆之位而穆之位半闕易世之後又不知其
 為昭為穆者何如而已創之廟其世代之近者既未可祧
 遷如武丁之時小乙父也南庚陽甲盤庚小辛皆伯父也
 祖丁祖也祖辛沃甲皆伯祖也祖乙曾祖也河亶高祖
 也外壬仲丁高伯祖也太戊五世祖也雅已五世伯祖也
 小甲文世祖也若以祀及六世言之是此十五廟皆未合
 祧遷亦不止其昭穆之不順者又不可升祔則必須逐代
 旋行位置營建而後可而其地又拘於中門之內太祖廟
 之左右創造須擾非所以寧神明對偶偏枯又無以聳觀
 視似反不如漢代之每帝建廟各在一所東都以來之同
 堂異室共為一廟之混成也愚故曰七廟之制諸儒皆能
 言之而歷代俱不能如其制而建造者以昭穆之位大拘

故也

有天下者必推其祖以配天。配天，立宗廟，必推其祖為太祖。禮也。自孝經有郊祀配天明堂配帝之說，祭法有禘郊祖宗之說，鄭氏註以為禘郊即郊也。鄭氏以禘為禘，五於禘，立然圓丘亦郊也。宗即明堂也。於是後之有天下者配天配帝，必各以一祖推其創業之祖以擬文王，以為未足也，而必求其祖之可擬，后稷者而推以配天焉。文王受命作周者也。漢之高帝唐之神堯宋之藝祖，庶乎其可擬矣。曹孟德司馬仲達以下諸人，逞其姦雄，詐力取人之天下，國家以遺其子孫，上視文王，奚啻瓦釜之與黃鐘，然其為肇造區夏，光啓王業，事跡則同為子孫者，雖以之擬文王，可也。獨擬后稷之祖，則歷代多未有以處於是，或取之遙遠，華胥如曹魏

之祖，帝舜，宇文周之祖神農，周武王之祖文王，是也。此三聖人者，其功德固可配天矣，而非魏與二周之祖也。是以當時議之後代，哂之以為不類。至於唐既以神堯擬文王矣，而求其所以擬后稷者，則屬之景帝。宋既以藝祖擬文王矣，而求其所以擬后稷者，則屬之僖祖。夫景僖二帝，雖唐宋之始祖，然其在當時則無功業之庸天也。上視周室，僅可此不啻之流，而以后稷尊之過矣。是以不特後世議其非，而當時固譁然以為不可。蓋無以厭服人心，故也。夫知其祖之未足以厭服人心，而推崇尊大之意未慊也。於是獻議者始為導諛附會之說，以中之老聃亦人耳。道家者流，假託其名以行其教，遂至推而尊之列坐上帝之右，而為其徒習其教者，則曰此天帝也，非復周之柱下史也。

而稱姓適同乎唐乃推稱以為始祖尊之曰玄元皇帝蓋
 雖祖稱而其意謂吾祖固天之貴神也於是崇建太清宮
 每帝祫並於玄元皇帝前設位序正是蓋以玄元為太祖
 擬周之后稷而其祖宗則俱為昭穆矣至宋太中祥符間
 天書封禪之事競興遂復效唐人之為推所謂司命保生
 天尊大帝以為聖祖建立景靈宮聖祖殿居中而僖祖以
 下各立一殿分置左右是蓋以聖祖為太祖擬周之后稷
 而祖宗則俱為昭穆矣晦庵嘗言景靈之建外為都宮而
 內各為寢廟門垣乃為近古蓋以其規制宏壯每帝各居
 一殿不如太廟之共處一堂稍類古人立廟之制而足以
 稱天子所以嚴奉祖宗之意是則然矣然不知所謂聖祖
 者果有功德之可稱如后稷譜系之可尋如穆之於文武

成康乎祭法言虞夏商周禘郊祖宗之制鄭氏註謂有虞
 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而已自夏以下稍用其
 姓氏之先後為次項平甫亦言此經作祭法者已於篇末
 自解其意先序帝嚳堯舜禹之功次序黃帝顓頊契冥
 湯文武之功以為此皆有功烈於民者故聖王祀之非此
 族也不在祀典則其意蓋謂郊禘祖宗皆擇有功烈者祀
 之耳而後之有天下者欲稽此以祀其祖先則固與其說
 大異矣愚嘗因是而究論之虞夏商之事遠矣周人郊祀
 后稷宗祀明堂此後世所取法也以詩考之言后稷配郊
 者為生民思文言文王配明堂者為我將我將之詩其所
 稱頌者受命興周而已而生民思文二詩則皆言教民播
 種樹藝五穀之事然則文王有功於興周而后稷則有功

於天下萬世者也傳曰烈山氏之子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夫社五土之神稷五穀之神皆地之異名也古之聖人能建天地所不及之功則其道可以擬天地故後世祀之推以配天地棄自商祀以為稷則周為諸侯之時固已配食地祇矣周有天下棄開國之祖也文王受命禮合配天而實棄之子孫也周公制禮作樂既舉嚴父配天之禮以祀文王矣而棄之禮仍商之舊列於社稷是尊禰而卑祖也故復創為明堂之禮而以是二聖人者各配一祀焉梅庵亦言古惟郊祀明自秦以來文王配天之禮廢矣而稷之祀至今未嘗廢蓋稷之配食地祇周末興而已然周已亡而不替所謂有功烈於民者祀之萬世如一日後之有天下者豈復有此祖也哉而

必欲效周之禮推其遠祖上擬后稷或本無譜系可考而彊附會於古之帝王如曹魏三周之祖舜神農與文王是也或姑推其上世之遠祖而不問其人品功德之何如如唐之景帝宋之僖祖是也又否則推而神之託之天帝之杳冥如唐之玄元宋之聖祖是也而上視周家祀后稷之意則不類甚矣曷若只推其創業之祖上擬文王郊祀明堂俱以配侑而上世之祖既未有可以擬后稷者則不必一遵周人之制可也

方廣文老考九日

以定厚考

廿

